

著 林 普 庫
譯 龍 汝



巫 女

刊叢活生化文

XXXViii

巫 女

A. KUPRIN

譯 龍 汝

刊 叢 活 生 花 文

種 八 十 三 第

儼戶亞摩拉，我的僕人，廚子、和獵伴，肩上背着一捆木柴走進房來，將木柴拋在地板上，呵着他那凍僵的手指。

「外面多大的風啊，老爺，」他說，在火爐的門前蹲下來。「我們得燒一爐旺火。請遞給我一根火柴。」

「這意思是，明天我們沒有機會打野兔了，喂？你認爲怎樣，亞摩拉？」

「是的……成問題了……你聽見那風雪嗎？野兔靜靜地伏着——沒有聲音……」

……明天你連一個脚印也看不見。」

整整六個月，命運把我拋棄在坡里謝(Polyssisl)邊境的渥爾西尼亞(Volhymnia)的一個沉悶的小村子裏，打獵成爲我的唯一的職務和喜悅。我承認，在我奉命到這村子來辦

事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會感到這麼不可忍受的沉悶。我甚至帶着欣喜上路。「坡里謝……遙遠的地方……大自然的胸膛……樸素的風習……原始的性情，」我坐在火車裏，想，「完全不熟習的人民，有着怪異的風俗，新奇的語言……那裏必定有着千千萬萬的浪漫的傳奇，掌故，和歌曲！」在那時候——我既然必須承認，就索性承認一切吧——我已經在一個不知名的報紙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寫的是兩個殺人犯和一件自殺案；我在理論上知道，觀察風俗，對於作家是有用的。

但是——要麼，佩萊勃羅德(Perahrod)的農民以一種特殊固執的緘默與衆不同：要麼，便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同他們接近——我同他們的關係沒有超出下面這樣的情形：他們在一哩外看見我的時候就脫下帽子，他們來到近旁的時候嚴肅地說，「上帝與你同在，」這意思就是「上帝幫助你」。當我企圖同他們攀談的時候，他們迷惑地望着我，不肯瞭解最簡單的問題，時時刻刻試着吻我的手——這是他們那種波蘭的農奴制度遺留下來的習慣。

我很快就讀完了所有帶來的書。因為無聊，我設法認識了本地的「智識份子」，住

在十五「維爾斯特」(一)以外的天主教牧師，跟他同住的風琴師先生，本地的巡官，鄰近的領地的管家，退伍的下士，雖然，起初我覺得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這也沒有用。

以後我試着專心醫治佩萊勃羅德的居民們的疾病。我手頭有着蓖麻子油、石炭酸、硼酸、碘酒。但是，這裏，除了我的知識的貧乏以外，我還碰到完全無法診斷的情形，因爲一切病人的症候恰巧同樣：「我裏面痛」和「我吃不得，喝不得。」

例如，一個老嫗來到我這裏。帶一種煩擾的神情，她用她右手的食指擦着鼻子。當她從內衣的胸口拿出一雙雞蛋來的時候，我窺見她的棕色的皮膚。她把雞蛋放在桌子上。然後她抓起我的手來要吻牠。我藏起手，勸服那老嫗：「哪，祖奶奶……不必……我不是牧師……我沒有權利……你害甚麼病？」

「我身體裏面痛，老爺；真正在裏面，叫我吃不得，喝不得。」

「你得這病久嗎？」

(1)Verst、俄里、等於一·〇六七公里。

「我怎麼知道？」她用一句問話回答道。「它光是發燒，時時刻刻地發燒。不能吃，不能喝。」

不論我怎樣費力地試探，我得不到較為確定的症候。

「你不必煩惱。」那下士有一次對我說。「他們會醫好他們自己。他們的病會自己好起來，像狗一樣。我請你注意，我只用一種藥——揮發鹽。一個農民來到我這裏。我問他：『甚麼事情？』我病了，」他說。我就跑去拿那瓶揮發鹽。「打噴嚏！」……他就打噴嚏……「再打噴嚏……連着打！」他就又打噴嚏。「覺得好一點嗎？」我眞的好像覺得好一點。「好，那麼，去吧，上帝與你同在。」

此外，我完全不喜歡對於我的手的親吻。（有些人簡直撲到我的腳上，拚命吻我的靴子。）因爲這無論如何不是出於感激的心情，而僅僅是一種可厭的習慣，由好幾世紀的農奴制度和殘暴行爲給他們培養成的。我看見那下士和巡官向農民的嘴唇伸出他們巨大的紅手的時候所表現的沈着的莊重，我只能夠驚詫……

剩下來就只有打獵一件事。但是隨着一月的末尾來了這麼可怕的天氣，甚至於打獵

也不可能。每天刮着大風；夜間，雪上凍了一層堅硬的冰殼，野兔在這冰殼上面奔馳，
夠不留一個足印。當我關好門獨坐在這房子裏傾聽那狂吼的風的時候，我感覺非常悲哀，
我就熱烈地從事於一件無害的、解悶的事情，那就是，教獵戶亞摩拉讀書寫字。

這事情發生得頗奇異。有一次我在寫信，突然發覺我的身後有人。轉回頭，我看見
亞摩拉，他無聲地走近前來，按照他的習慣，穿着軟底皮靴。

「你要甚麼，亞摩拉？」我問。

「我只是看一看你怎樣寫字。我希望我能夠……不，不……不像你那樣，」他
急促地開始說，看見我在微笑。「我只希望我能夠寫我的名字。」

「你爲甚麼要做這個？」我驚奇。必須記住，亞摩拉被認爲全佩萊勃羅德的最窮
最懶的農民。他的工資和收入全喝了酒。甚至在本地的窮人當中也再沒有另一個窮光蛋
了。我想，他應當是最末一個發覺讀書寫字是必要的人。我又懷疑地問他：

「你爲甚麼要知道怎麼寫你的名字？」

「你老看得明白，老爺。」亞摩拉帶着不同尋常的溫柔說道。「這村子裏沒有一個

人能讀能寫。當一件公文需要簽字，或者開會時要辦一件事情，或者任何事情吧……沒有人能夠……村長只會蓋圖章；但是他不知道公文裏寫的是甚麼。如果我們有人能夠寫他的名字，那對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情。」

亞摩拉的請求——亞摩拉，一個著名的獵人，一個游手好閒的流氓，他的意見，這村子的會議是永遠不屑於考慮的——他爲了本村的公共利益而提出這個請求，不知怎地，感動了我。我提議我自己教他功課。這是甚麼樣的工作啊——我的教他讀書寫字的企圖！亞摩拉，他完完全全知道樹林裏的每條道路，差不多每一棵樹；他不論是在甚麼地方，也不論白晝或夜晚，總能夠找到他的所在之處；他能夠憑了足跡區別鄰近的一切狼、野兔、狐狸——同樣的這位亞摩拉却一輩子也弄不明白，例如，爲甚麼B和P這兩個字母湊起來就成爲B。面對這問題，他常常苦苦地思索十幾分鐘，他那完全給剛硬的黑鬍子和豐滿的上髭所佈滿的、清癯的、黧黑的面孔以及深陷的黑眼睛洩露了心智的極度緊張。

「嘿，亞摩拉，唸B。光是簡單地唸B，」我催促他。「不要望着紙。望着我，

這樣。現在唸na。」

亞摩拉於是乎長嘆了一聲，把初級教科書放在桌子上，帶着悲哀的決斷宣佈：

「不，我不會……」

「你爲甚麼不會？這是那麼容易。光是簡單地唸na，就像我這樣唸。」

「不，老爺，我不會……我已經忘記了。」

我的一切方法，設計，和比較，被這古怪的，理解力的缺乏弄得粉碎。但是亞摩拉的求知熱完全沒有減弱。

「只要我能夠寫我的姓名就行！」亞摩拉紅着臉要求我，「我不要別的。光是我的姓名：亞摩拉·波普盧秀珂(Yarmola PopruzhuK)——這就足夠了。」

末後我放棄了按部就班教他讀書寫字的念頭，我開始指示他如何依樣畫葫蘆地簽他的姓名。使我驚奇的是，這方法對於亞摩拉似乎最容易，在兩個月以後他已經幾乎會寫他的姓名了。至於他教名(一)，我們爲了使工作容易一些起見，決定捨棄了。

每天傍晚，他給火爐添過了煤以後，他就忍耐地等着，一直到我喚他。

「好，亞摩拉，我們來試一下吧，」我說。他就側着身子走到桌前，用臂肘倚着桌子，把鋼筆塞在他那黑的、起皺的、生硬的手指當中，於是揚起他的眉毛，問我：

「我寫嗎？」

「是的，寫吧。」

亞摩拉極有把握地描了第一個字母——P（一）。（這字母被稱為「一對柱子，頂上加一根樑」（二））然後他詢問地望着我。

「你爲甚麼不寫下去？你忘了嗎？」

「我忘了。」亞摩拉氣憤地搖頭。

「天哪，你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呀！好，畫一個車輪吧。」

「啊，一個車輪，一個車輪！……我知道……」亞摩拉歡呼起來，在紙上認

（一）P 在俄文裏 П。

（二）這是俄國的絞架的樣子。

真地畫了一個細長的圓形。那輪廓頗像裏海（Caspian Sea）。在這勞苦之後，他默默地欣賞着這個成績，時而向左偏着頭，時而向右，而且睜細他的眼睛。

「你爲甚麼停在這裏？寫下去啊？」

「等一等，老爺……稍等一會兒。」

他思索兩分鐘，然後胆怯地問：

「跟第一個字母一樣嗎？」

「對的。就是一樣。」

這樣，一點一點地，我們寫到了最後一個字母「K」。我們把這字母看做「一根棒棒，中間插一個兩端彎曲的枝條。」

「你看怎麼樣，老爺？」摩拉時常在完成他的工作之後說，並且以絕大的驕傲望着它；「如果我照這樣學下去，學上五六個月，我要成爲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了。你的意思怎麼樣？」

二

亞摩拉蹲在爐門前面，撥弄爐子裏的煤，我在房間裏從這個牆角踱到那個牆角。在這鄉村的大廈的十二個房間中，我僅僅佔據一間——一個已經習慣了的，舒適的房間。其餘的房間下了鎖，那裏面，破舊的、飾了錦緞的傢具，古銅器，十八世紀的畫像，莊嚴而且紋絲不動，正在朽壞。

風，像一個赤裸的、凍僵的老魔鬼那樣，繞着這所房子的牆壁發威。傍晚時節，風雪變得更加猛烈。外面有誰向窗玻璃憤怒地投擲着一團一團的、乾燥的細雪。附近的樹林帶着沈重的、隱秘的、不停的威脅，呻吟着，吼叫着……

風悄悄鑽進空房間和叫嘯的烟囱。這所舊房子，通體衰弱，滿佈洞孔，一半已經傾圮，突然因了奇特的聲音變得活躍起來，我帶着不自覺的不安傾聽這些奇特的聲音。在

白的客廳裏面，發出來一個長聲的嘆息，聲調是悲哀而疲乏的。遠處甚麼地方，乾燥的、朽壞的地板在某人的沉重的、無聲的踐踏下開始格格作響。我覺得，我的房外走廊上有人以謹慎的堅持推着門柄，之後突然變得憤怒了，瘋狂地捲過這房子，震搖着一切百葉窗和門戶。或者這人鑽進煙囪，哀哭着，極其沈痛，厭煩無盡——時而提高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細，一直到後來變成悲慟的絕叫；時而又低下來，成爲野獸的嗥叫。這可怕的客人也時常衝進我的房間，奔馳着，以突然的寒冷加在我的背上，搖閃了燈焰，那燈在一個頂上燒焦的、綠紙罩子下面發出昏沉沉的光。

一種奇特的，模糊的不安來到我身上。我想：我坐在這個地方，在這惡劣的、風雪的夜晚，在一所癱軟的房子裏，在一個困於樹林和雪堆裏的鄉村，距離生活，距離社會，距離女人的笑語和人們的言談，有好幾百哩遠……我開始感覺這風雪的夜晚要幾年、幾十年的拖延下去。風永遠在窗外嗚嗚地哭泣，正如現在哭泣着一樣；燈將永遠在低廉的綠罩子下面昏沉沉地燃燒，正如現在燃燒着一樣；我將永遠這樣屏息地在我的房間裏躡來躡去；那安靜的，專心的亞摩拉將永遠這樣坐在火爐旁邊，他，一個奇怪的生物，

對我親近，對世界上的一切冷淡，不管他的家屬沒有東西吃，不管發威的風，以及我自己的模糊的，筋疲力盡的焦灼。

突然我感到一種不可忍受的慾望，要以人類的聲音破除這不安的沉默。我便問：

「今天爲甚麼有這樣大的風？你以爲怎麼樣，亞摩拉？」

「風？」亞摩拉懶懶地喃喃，抬起頭來。「你真地不知道嗎？」

「當然我不。我怎麼會知道呢？」

「當真，你不知道嗎？」亞摩拉突然活潑起來。「我來告訴你吧，」他繼續說，語聲裏有一種神祕的色彩。「我來告訴你這個吧。要麼，一個女巫生下地了；要麼，一個男巫在結婚，請客。」

「女巫？……這個字在你們此地意思是指着巫婆子嗎？」

「一點不錯……巫婆子。」

我熱烈地抓住亞摩拉。「誰曉得呢，」我想，「說不定我會馬上從他口中得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內容是魔法，被埋藏的珠寶，和魔鬼。」

「你們，在坡里謝，有女巫嗎？」我問。

「我不知道……或許有吧，」亞摩拉回答，現出素常的淡漠，又彎下身子向着火爐。「老年人說從前有過……或許那不是真實的吧。」

我失望了。亞摩拉的特性是固執的沉默，我已經放棄從他口中多探聽一些關於這有趣的題目的事情的希望。但是使我驚奇的是，他突然以一種懶洋洋的淡漠開始講話，好像他不是對我說話，而是對怒吼的火爐說話似的。

「五年以前，這裏有一個女巫……但是孩子們把她趕出村子去了。」

「他們趕她到甚麼地方去？」

「到甚麼地方去？當然啦，到樹林裏面去……此外還有甚麼地方？他們還拆倒她的房子，爲的是要那該詛咒的巢穴片瓦不留；……他們拉她到十字路口……」

「他們爲甚麼像這樣對待她？」

「她有極大極大的害處。她同每個人吵架，在別人的房子下面傾倒毒藥，把穀物打成結子……有一次她問一個同村子的女人要十五個戈貝。」我連一文錢也沒有，「她

說。「好的，」她說，「你不給我錢，我要教訓你一下。」你猜怎麼樣，老爺？當天，那女人的孩子就開始害病。病越來越沉重，後來死了。之後，孩子們就把她趕了出去——該死的她啊，這女巫！」

「那麼……那女巫現在在甚麼地方？」我仍然好奇。

「女巫？」亞摩拉，依照他的習慣，慢慢重複着這問題。「我怎麼會知道？」

「她在村子裏留得有親戚嗎？」

「不，一個也沒有。她不是生來就在我們的村子裏，她從大俄羅斯來的，或者從吉卜西來的。她來到我們的村子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一點點大的小孩子哩。她身邊有一個小女孩，不是女兒就是孫女……她們一塊兒被趕走了。」

「現在有人到她那裏去嗎——算命，或是求藥？」

「娘兒們才去，」亞摩拉譏諷地說。

「啊，這樣說來，她的住處是有人知道的呀？」

「我不知道……有人說她住在「魔鬼角」附近甚麼地方……你知道那地方——在

特里涅路後面的濕地裏。但願她的母親在地獄裏燒死！」

「離我們的房子十「維爾斯特」遠，住着一個女巫……一個真正的、活着的坡里謝女巫！」這思想立刻勾引而且激動了我。

「聽我說，亞摩拉。」我對這個山林裏的人說。「我怎麼能夠認識那個女巫？」

「呸！」亞摩拉憤怒地唾着。「這可是好事情！」

「好也罷，不好也罷，我橫豎要到她那裏去。等到天氣稍稍暖和一些，我馬上就動身。你要跟着我去，當然啦？」

亞摩拉被我最後那句話如此地震動，他在地板上跳了起來。

「我？」他憤怒地喊叫。「給我一百萬塊錢也不行！不論怎麼樣，我不跟你去！」

「胡說；當然，你要去。」

「不，老爺，我決不……不論給我甚麼也不行……我？」他又叫道，被一種新的激憤所浸襲。「到一個女巫的巢穴去？上帝不容！我勸你也不要去，老爺。」

「隨你的便……我橫豎要去……我好奇心重，要去看看她。」

「那裏沒有甚麼新奇的地方，」亞摩拉嘟囔道，氣憤地砰的一聲關上爐門。

一個鐘頭以後，當他收拾了桌上的茶炊，在黑暗的走廊上喝完他的茶，準備着回家的時候，我問他：

「那個女巫姓甚麼？」

「瑪奴利哈，」亞摩拉帶着陰沉的粗魯答道。

雖然他從來沒有表示他的情感，他似乎已經變得對我極其親切。他的親愛之所以發生，是因了我們彼此對於打獵的愛好，因了我的簡單樸實的行為，因了我偶爾給他那永遠吃不飽的家屬的幫助，尤其因了我是這世界上唯一的，不因他醉酒責罵他的人——這種責罵在亞摩拉是一件不可忍受的事。這就是我要認識那個女巫的決心何以會使他脾氣暴躁的原故。他只有藉了更用力地哼鼻子來緩和他的暴躁，而且最後走出去，到樓梯背後，用盡平生氣力踢他的狗瑞阿勃契克。瑞阿勃契克跳到一邊，開始絕望地嗥叫，但是立刻又去追亞摩拉，仍然哀叫着。

大約三天之後，天氣變得暖和一些。一天早晨，時候還很早，亞摩拉走進我的房間，淡淡地說：

「我們得擦淨鎗，老爺。」

「爲甚麼？」我問，在被子底下伸了個懶腰。

「夜裏野兔已經忙着了。有許許多多的足印。我們要不要去追它們？」

我看見，亞摩拉不耐煩地等着到樹林裏去，但是他把他的獵人的熱情藏在假裝的淡漠之下。事實上，他那單銃槍已經在走廊上了。從這槍，沒有一隻山鵲逃脫過，鎗的全身裝飾着一些錫的補片，鐸接了凡是鏽和火藥腐蝕了鐵的地方。

我們剛剛走進樹林，就追到一隻野兔。野兔竄到大路上，沿着大路奔了五十碼，之

後做了高大的一跳，進入樅樹叢中去了。

「現在，我們一會兒就可以捉到他，」亞摩拉說。「他既然露出他自己來，他就得死在此地。老爺，你到……」她沉思，想了只有他纔曉得的某些徵象考慮該把我安置在甚麼地方。「你到那間西店去。我從沙尼林去兜捕他。當狗驚出他來的時候，我就給你一聲叫喊。」

他彷彿立刻就消失了，跑進一帶茂密的灌木林裏去。我傾聽。沒有一點聲音洩露他那偷竊的行動；沒有一個樹枝在他那穿着軟底皮鞋的脚下碎裂作響。不慌不忙，我來到那酒店前一個毀壞的、荒涼的茅屋，我停在一帶青綠的松林的邊緣上，一株有着光光的直樹幹的高樅樹下。這裏是安靜的，只有在無風的冬日的樹林中才能有這樣安靜。樹枝被燦爛的雪塊壓彎，雪塊附在枝子上面，使得它們看起來奇妙，歡樂，寒冷。不時，一根細小的枝子從樹頂上斷了；人可以極端清晰地聽到它落下來時帶着一個細微的、碎裂的響聲碰到其他的枝子。雪在陽光中閃着玫瑰色，在樹蔭下閃着蔚藍色。我被這嚴寒的靜默控制着，我似乎感到時間慢慢地，無聲地經過我的身旁。

突然，遙遠地在密林中來了瑞阿勃契克的吠聲——這是一隻狗追蹤着香味的特殊的吠聲，一種細弱的、神經質的、顫音的吠聲，差不多變成尖叫。我立刻聽見亞摩拉的語聲憤怒地呼喚那狗：「捉住他！捉住他！」第一句是拖長的尖音。第二句是短促的低音。從吠聲的方向判斷，我想那狗一定在我的左面奔跑。我迅速穿過草地趕上那兔子。我還沒有跑出二十步，一隻灰色的大野兔從後面一個樹的殘根裏跳出來，貼起他的耳朵，以高高的、優雅的跳躍，悠閒地跑過大路，鑽進一個小樹林。瑞阿勃契克急急地在他後面追趕。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他微微搖了搖他的尾巴，用他的牙齒咬了好幾次雪，又追趕那野兔去了。

突然亞摩拉從密林裏像那狗一樣不聲不響地鑽了出來。

「你爲甚甚麼不攔住他。老爺？」他喊道，「齊備地噴着舌頭。」

「但是還隔得很遠……不止二百碼呢，」看見我的狼狽，亞摩拉軟化了。

「哦，那沒有關係……他逃不脫我們的。到伊列諾夫路去。他一會兒就會到那裏

了。」

我向伊列諾夫路走去。兩分鐘後，我又聽見那狗嗅着香味的吠聲在我附近甚麼地方。我突然被打獵的激情所動，開始奔跑，把我的槍朝着下面，通過一個茂密的灌木林，碰斷了樹枝，不顧那些樹枝所加于我的疼痛的打擊，我奔跑很久，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突然那狗停止了吠聲。我緩慢我的步子。我原是想，如果我對直走去，我一定會在伊列諾夫路上遇見亞摩拉。但是我不久就領悟，我在奔跑的時候已經迷了路，那時轉過這些灌木林，拐過一些殘樹根，根本沒有想我到甚麼地方去。于是我開始向亞摩拉叫，沒有回答。

同時我走得更遠了。樹林逐漸變得稀疏。土地露出來，佈滿了小丘。雪上的我的足印變黑，充滿了水。我有好幾次陷下去，陷到膝部。我必須從這個小丘跳到那個小丘；我的腳陷進濃厚的、棕色的苔，這苔覆蓋着小丘猶如一層柔軟的地氈一樣。

不久，這灌木林來到了盡頭。在我面前有一個又大又圓的沼澤，薄薄地覆蓋着雪；在這白色覆蓋物的外面，一些小丘陵升現出來。在沼澤的兩面的樹木當中，可以看見

一個茅屋的白牆。『或許，那是伊列諾夫獵戶住在這裏吧，』我想。『我必須到那裏去問路。』

但是要達到那茅屋却不大容易。每一分鐘，我陷進那沼澤。我的長統皮靴充滿了水，每走一步就做出響亮的，漬漬的鬧聲，因而我難以拖曳它們。

最後我總算通過那濕地，爬上一個小丘的頂尖。從這裏我能夠清清楚楚地考察這茅屋。這甚至於算不上一個茅屋，它只是一個神話中的孤另另的屋宇罷了。地板沒有建築在地面上，而是用幾堆木頭架高的，大約因為春天有洪水淹沒全部的伊列諾夫森林吧。但是房子的一邊已經因了年歲久遠而傾側，這給了這茅屋一種跛足的、陰沉的外觀。有幾塊窗玻璃遺失了，窗玻璃的地方填補一些骯髒的破布，向外鼓起着。

我推着門門，開了門。房間很黑暗，紫羅蘭色的圓圈在我的眼前浮游，這眼睛原本一直望了許久的雪。很久我看不見這茅屋裏有人沒有。

「啊！善良的人呀，家裏有人嗎？」我高聲問道。

甚麼東西在火爐的近旁動着。我走近一些，看見一個老太婆坐在地板上。一大堆雜

毛放在她面前。那老太婆分別摘出來每一根雞毛，扯下絨毛來，放進一個籃子。那些羽莖，她拋棄在地板上。

「但是這是瑪奴利哈，伊列諾夫的女巫。」當我稍稍注意地打量她的時候，這思想閃進我的心。她有着民間故事中所說的，女巫的一切特徵；她那消瘦凹陷的面頰下面成爲一個長的、尖的、翹起的下巴，這下巴差不多觸到她那彎鈎的鼻子。她那空洞的、無牙的嘴不斷地動着，好像她在咀嚼甚麼東西。她那褪色的眼睛，往日蔚藍、冷淡、圓大、突出來，現在看上去恰如一個奇異的、兇兆的鳥的眼睛一樣。

「你好嗎，祖奶奶？」我盡可能地溫愛地說。「你的姓是瑪奴利哈，對不對？」一些東西開始在這老太婆的胸中咕嚕咕嚕作響，算是回答。奇特的聲音從她那無牙的、翕動的嘴裏發出來，一會兒像是一隻老烏鴉的嘎聲的呱叫，一會兒猛然變成粗沙的、斷續的尖聲。

「從前，或許，善良的人們稱呼我瑪奴利哈……但是現在他們叫我某某；鴨子，這是他們給我的名字。」你「要做甚麼？」她用敵意的口吻問道，沒有停頓她那單調的工

「你看，我迷了路了，祖奶奶。你或許有牛奶吧！」

「沒有牛奶，」老太太憤怒地打斷我的話。「威羣的人來到此地的樹林裏逛……你不能供給他們全體食物和飲料……」

「你對待你的客人不客氣，祖奶奶。」

「一點不錯，我親愛的先生。我是很不客氣的。我們沒有給你準備下一食櫃的喫食。如果你疲倦了，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沒有人會趕你出去。你知道俗話說的好：「你可以來到我們的門邊坐下，靜聽酒宴的喧嘩；但是我們聰明得很，自會來請你吃飯。」正是該當這樣。」

言談的曲折立刻使我相信，這老太太確實是這地帶的外鄉人。此地的人不愛好含蓄的、裝飾着古怪字眼的談話，這在一個北部的俄國人倒是極樂于表現的。同時，這老太太機械地工作着，她鼻子底下的嘴翕動着，愈動愈快，愈清晰。我只能捉到分離的、不連貫的話語。「說甚麼瑪奴利哈祖奶奶……他是誰，沒有人知道……我的年紀不小

了……他頓着他的脚，談天，扯淡——就跟喜鵲一樣……」

我聽了一會兒，突然想到我同一個瘋女人在一起，便在我的心裏引起一種厭惡的畏懼。

然而，我有着瞥看我的四周的各種東西的餘裕。一個巨大的、多斑點的火爐佔據了這茅屋的大部份。在神龕的地方，沒有神像。牆壁上，代替了生着綠鬍髭的普通獵人，紫色的狗，和不出名的將軍的，懸掛着一捆一捆的乾藥草，一捆一捆的枯萎的草莖，以及廚房的用具。我既沒有看見貓頭鷹，也沒有看見黑貓；代替了的，有兩隻多斑點的肥歐掠鳥從火爐那裏瞥看我，現出喫驚的、懷疑的神情。

「我連一點水也不能喝嗎，祖奶奶？」我問，提高我的喉嚨。

「在那邊，桶裏面，」老太婆點點頭道。

水的味道帶鹹味，是那沼澤裏的水。謝了老太婆，然而她絲毫不睬我，之後，我問她，我怎樣才能夠回到大路上。

她突然抬起頭來，用她那冷淡的、鳥樣的眼睛凝望着我，匆促地喃喃道：

「去，去……年青人，走吧。這裏沒有你做的事情。有時候可以招待客人，有時候可是誰也不招待……去，我親愛的先生，去吧。」

因此我只有走了。但是一個最後的方法閃進我的心，這方法爲的緩和這老太婆的嚴厲，哪怕緩和一點點也好。我從衣袋拿出來一個新的銀幣，拿給瑪奴利哈。我沒有作錯；一眼看見這銀錢，老太婆開始激動，她的眼睛張大，她伸出她那彎曲的、骨節稜稜的、顫抖的手指來拿那錢幣。

「哦，不，瑪奴利哈祖奶奶，我不會白白地給你的，」我嘲弄道，藏起了那錢幣。
「給我算一算命。」

女巫的棕色的、纏紋的面孔變成一種不滿意的醜相。她遲疑着，猶豫不定地望着我那握緊了錢幣的手。她的貪婪抬頭了。

「那麼，很好，來肥，」她囁嚅道，從地板上困難地站起來。「現在我不給人算命了，我親愛的……我已經忘記……我老了，我的眼睛看不見。但是我替你算一下吧

扶着牆壁，她的僵僵的身軀一步一步一搖擺，她走到桌邊，拿起一副骯髒的、因年久而變厚的撲克牌，推到我的面前。

「拿起牌來，用你的左手翻它……翻那頂頂靠近中心的地方。」

在手指上唾着口水，她開始發牌。牌落在桌子上的時候，做出一種鬧聲，好像一塊塊生麵團一樣，而且那些牌排成一個正確的、八角的星形……當最後那張牌落下來，亮着正面，現出「皇帝」(一)的時候，瑪奴利哈把她的手伸給我。

「放金子在這上面，我親愛的，那麼你會快樂，你會富裕的，」她開始用吉卜西的乞丐的語聲哀求道。

我把我準備好的錢幣塞進她的手裏。像猴子那樣敏捷，這老太婆連忙把它藏了起來。

「從遠遠的地方，一件重要的事情來到你身上了，」她用素來善辯的口吻開始說。

「同「方塊的皇后」(二)的相會，和在一所公館裏一些愉快的談話。不久你就會從「梅花

(一)「皇帝」是牌的名字，在這裏代表「男性」。

(二)「方塊的皇后」在這裏代表「女方向男方求愛的女性」。

的皇帝」(三)那裏接到意外的消息。某一些苦難就要來了，然後有一筆小小的遺產。你將來同許許多多的人在一起；你會喝酒的。……喝得不很厲害，可是我看得出來這裏有着豪飲。你的壽命很長。如果你在六十七歲還沒有死，那麼……」

突然，她住了口，抬起頭來，好像在聽。我也聽。一個女人的聲音歌唱着，走近茅屋，聽起來新鮮、清朗、強壯。我辨清了這美麗的小俄羅斯的歌曲的字：

「啊，是不是那繁花，

壓彎了小小的白樺樹？

啊，是不是一個夢？

使我低垂了小小的頭……」

「好，現在，走吧，我親愛的。」老太婆開始焦急地手忙腳亂，從桌子旁邊推開我

(三)「樺花的皇帝」在這裏代表「頹廢的(或悲哀的)男性」。

•「你不可以亂敲人家茅屋的門。走你的路罷……」

她甚至抓住我的短外套的衣袖，拉我到門口。她的臉顯出了一種動物的焦灼的表情。

歌唱猛然停頓在距離茅屋極近的地方。鐵門門大聲地咯吱咯吱響，在開了的門口，一個高高的、蘇笑的少女出現了。用兩隻手，她小心兜着她那條紋的帷裙，從那裏面探出來三隻小鳥的頭，有着紅的頭頸和黑的發光的眼睛。

「看，祖奶奶，雲雀又跟在我後面跳，」她笑着叫道。「看，它們多麼好玩。就像故意似的，我身邊沒有帶着麵包。」

但是，望見我，她變得沉默，滿臉通紅了。她那濃黑的眉毛繃起來，她的眼睛詢問地轉向那個老太婆。

「這位先生到這裏來問路，」老太婆解釋道。「現在，親愛的先生，」她轉身向我，現出決然的神情，「你已經休息得夠長久了。你已經喝了些水，談了一陣，現在是你該走的時候了。我們不是陪伴你的人……」

「聽我說，我親愛的，」我對那少女說。「請你指點我到伊列諾夫路去的途徑；不然我會永遠陷在這沼澤裏面的。」

一定是，我講話的和善請求的聲調感動了她。她小心地把她的小小的雲雀放在火爐上，同那些歐掠鳥並排，披上她那原已脫下來放在凳子上的大衣，默默地離了茅屋。

我跟隨她。

「你的鳥都震馴了嗎？」我追上這個少女問道。

「都馴了，」她簡略地回答，連看也不看我一眼。「現在請看，」她說，停在籬牆旁邊。「你看見縱樹中間那條小徑嗎？你看得見嗎？」

「是的，我看見了。」

「沿着那小徑對直走。你走到橡樹的殘樹根，向左轉。你必須對直走，通過樹林。那麼你就可以走出去，到了伊列諾夫路。」

這會兒，她指引着我，用她的右手指點着；我不知不覺地讚賞她起來了。她與本地的少女沒有相似的地方，本地少女的面孔有着極驚嚇的、呆板的表情，披着醜陋的頭巾

，遮蓋了她們的前額，嘴，下頷。我的不相識者是一個高高淺黑的少女，在二十歲和二十五歲之間，瀟灑而優雅。她那白襯衣鬆鬆地、嬌媚地覆蓋着她那強壯的、年青的胸膛。只要見過一面，對她那面孔的特殊的美麗就永不能忘記；甚至于難以習慣它，描摹它，嫉媚存在她那大的、發光的、黑眼睛裏，細而彎的睫毛給了一種不可描摹的神情，羞澀、威嚴、天真；嫉媚也不在她皮膚的黑紅裏，存在她嘴唇的、執拗的弧線裏。她的下唇較爲豐滿，稍稍向前突出，給與她一種決斷的、然而反覆無常的表情。

「你獨自住在這樣一個荒涼的地方，當真不害怕嗎？」我在籬牆旁邊停住問道。

她淡淡地聳聳肩。

「我們爲甚麼要怕？狼羣不到我們附近來。」

「狼不能包括一切。你們的茅屋也許會被大雪蓋住。茅屋也許會失火，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你們兩個孤零零在這裏，沒有人能夠來幫你們的忙。」

「謝謝上帝吧！」她譏諷地揮搖她的手。「如果別人讓祖奶奶和我孤零零地留在這裏，那倒更加好了，但是——」

「甚麼？」

「如果你要知道這麼多，你會變老的，」她截斷我的話。「你是誰？」她不安地問道。

我明白大約是那老太婆和這少女，害怕官吏的迫害，我便立刻向她保證。

「啊，不要恐慌，我不是本村的警察，也不是公務員，或者收稅員……我完全不是官吏。」

「這是實話嗎？」

「用我的名譽担保。相信我，我完全全是普通人。我不過來這裏住幾個月，過後我就要走的。如果你高興，我就不告訴任何人，我來過此地，見過你。你相信我嗎？」

少女的臉稍稍開朗一些。

「好，那麼，如果你沒有說謊，你講的就是實話。但是告訴我：你聽見過人家說到我們嗎，還是你偶然來在我們此地呢？」

「我不十分知道我自己該怎樣解釋……是的，我聽說過，我甚至於要抽空來看。」

望你們。但是我今天來此地却是出於偶然，我迷了路。現在告訴我：你們爲甚麼要怕人？他們對你們有甚麼妨害？」

她懷疑地瞥看我。但是我的良心是坦白的，我忍受她的觀察，沒有戰抖。過後她開始講話，現出逐漸增長的激動。

「他們做壞事情……老百姓倒沒有甚麼關係，但是官吏們……本村的警察來了——他非交賄賂不可。檢查官來了——又要錢。他在接收賄賂以前，還要侮辱我祖母；

囚犯……但是講這些話，有甚麼好處？」

你嗎？」冒昧的問題逃出我的嘴唇來。

昂起她的頭，憤怒的勝利在她那半閉的眼裏閃光。

「……有一次一個測量師走到我的近旁……他要接吻……我以為他現在還不會忘記我怎樣吻了他。」

在這些驕傲的、嘲弄的話語裏面響着這麼多的粗魯的自恃，以致我不自覺地想

着

「你不愧是養育在坡里謝的森林中間的。你實在是危險的人，開不得玩笑……」

「我們觸犯任何人嗎？」她繼續說，這時她對於我的信賴增加了。「我們不需要人一年一次，我到那小鎮去買肥皂和鹽……以及一些茶，給祖母。她愛好茶。否則，我可以永遠不跟人們來往。」

「嗯，我看得出來，你同你的祖奶奶不喜歡別人……但是我可以時常來看望你們嗎？」

她笑。她那俊美的臉上的變化是多麼奇特而且意外！她臉上不再有方纔的嚴刻的痕跡了，這臉一時之間變得光明，羞澀，孩子氣。

「你跟我們來往有甚麼意思呢？祖奶奶和我沉悶得很……；那麼，來吧，如果你高興，如果你真是一個好人。但是……；如果你的確要來，頂好你來的時候不要帶鎗……；」

「你怕嗎？」

「我爲甚麼要怕？我甚麼東西也不怕。」我又在她的語聲裏捉到她對她自己的力量

的信任。「但是我不喜歡它。你爲甚麼要弄死鳥雀，或者野兔呢？它們不妨害任何人，並且它們跟你我一樣需要生活。我愛它們，它們是這樣微小，並且是這麼小的小天使：……好，再見吧。」她開始急急地說。「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担心祖奶奶在惱我。」

她輕捷地跑回茅屋去了。她垂下頭，用她的手理上去她那被風吹散的頭髮。

「等着，等一等，」我叫道。「你的名字是甚麼？讓我們好好介紹一下吧。」

「我的名字是阿遼娜……此地的人稱呼我奧列霞。」

我扛起鎗，向她指點給我的路走去。我爬上一個小小的丘陵，從那裏開始了一條狹窄的、看不清的、森林的小徑。我回頭看。奧列霞的紅裙子在風裏飄舞着，仍舊可以看見它在茅屋的階沿上，成爲雪的光滑眩目的背景上，一個顏色鮮艷的斑點。

一小時之後，亞摩拉回來了。他照常避免閒談，一句話也不問我怎樣而且在甚麼地方迷失了路。他只是淡淡地說：

「那邊……在廚房裏我留得有一隻野兔。我們把它烤了吃呢，還是你掣它去送人。」

？」

「但是你不知道我今天到了甚麼地方吧，亞摩拉？」我說，預期着他的驚奇。

「你說我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他粗魯地嘟囔道。「你一定到那女巫那裏去了……」

「你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會不知道？我聽不見你的回話，我走回來沿着你的足跡……老爺！」他帶着責備的煩擾補充道，「你不應當幹這種事情……這是一種罪過！……」

四

這一年，春天來得早。它是猛烈的，而且，正如在坡里謝常有的情形一樣，是出其不意的。棕色的、照耀的、混濁的溪流開始向村子的街道奔流而下，繞着石頭憤怒地起泡沫，席捲了木石碎片和羽毛，滔滔而去。在充滿水的大池沼裏反映着蔚藍的天，以及在天上浮游的、圓圓的、旋轉的白雲。大滴的冰從檐上嘈鬧地淌下來。麻雀的飛翔遮蔽了路旁的楊柳，而且帶着那麼嘈雜的興奮噦噦喳喳，以致在這喧嘩之中別的甚麼聲音也聽不見。到處都被留下了生命之歡樂的、活潑的驚訝。

雪消失了。污穢的、黃色的補疤這裏那裏地保留在山谷中，和蔭蔽的樹林中。在這些補疤下面，溫暖的、潮濕的土地窺探着，在它的冬眠之後充滿了新鮮的飲料，充滿了作一個新的母親的渴望。在黑土上面，飄蕩着一層輕煙，拿溶了冰的大地的香味，拿

春天的新鮮的、沁入心脾的、強烈的氣息，充塞了空中，這些氣味，人甚至於能夠在鎮上從一百種其他的氣息中分辨出來。會同這香味，我感到春天的甜蜜的、溫柔的悲哀注入我的靈魂，給靈魂充溢了不寧的期待和模糊的預兆，這浪漫的悲哀使得一切女人的在人眼睛中變爲美麗，這浪漫的悲哀永遠渲染着對以往春天的無限的遺憾。夜變得溫暖了，在夜的濃密的、潮濕的黑暗中悸動着那看不見的、急切的大自然的創造。

在這些春天的日子裏，奧列霞的影子從沒有離開我。我一個人人在的時候，我喜歡躺下來，閉上眼睛，爲的是我可以更集中目力看見她。在我的幻想中，我不斷地塑成她的形象，一會兒她是嚴厲的，一會兒她是狡猾的，一會兒一個溫柔的微笑輝煌地出現在她的臉上，她那年青的身軀在繁茂的古樹林中像一株樅樹那樣和諧偉大地養育起來。她那新鮮的語音以及突如其來的、低抑的、輕柔的聲調……：「在她的一切動作和言語中。」我想，「有一種高貴，一種天然的調節的優雅。」我被奧列霞所吸引，也由於那圍繞着她的神祕之光，她那身爲女藝的、迷離的名譽，她在沼澤的森林中的生活，尤其由於她對於她自己的威力的、驕傲的信任，這在她對我講的幾句話裏面已經顯示出來了。

樹林的小徑剛剛一乾，我就動身到那有着雞腿一樣的茅屋去：這件事情當然沒有什麼奇怪。我隨身帶去半磅茶葉和幾包糖，準備着在必要時拿這去安慰那個吹毛求疵的老太婆。

我發現她們兩人都在家中。老太婆在明亮的、燃燒的火爐旁邊走來走去，奧列霞坐在一個很高的凳子上紡麻線。我進來的時候砰的一聲關了門，她回頭看。線斷了，紡錘滾在地板上。

老太婆帶着憤怒的注意凝望了我許久，繃起眉，用手遮着臉，擋住火爐的熾熱。

「你好嗎，祖奶奶？」我用高高的，熱誠的聲音說。「你一定認不得我了。你還記得我上個月到此地來問路嗎？你還給我算過命哩。」

「我不記得甚麼事情，先生，」老太婆開始囁嚅道，煩擾地搖頭。「我甚麼也不記得。我完全不明白你曾經在此地遺忘了甚麼東西。我們不配做你的朋友。我們是單純樸素的人。……此地沒有你的事情。森林是寬闊的，那裏有足夠的空地供你遊逛……」

被這敵意的接待所攔阻，弄得完全進退兩難，我發現我自己陷在一種愚蠢的情形裏

而，不知道做甚麼才好；或是把這粗魯變成一個玩笑，或是氣惱，或者最後轉身一言不發地走回去。不自覺地，我用無助的目光轉向奧列霞。她對我譏諷地淡淡一笑，這全然不是惡意的；她從紡車旁邊立起身，走到老太婆跟前。

「不要怕，祖奶奶，」她保證地說。「他不是壞人。他不會傷害我們。請坐吧，」她補充道，指給我神龕下面的一個板凳，不再理會那老太婆的抱怨。

被她的關切所鼓舞，我突然決定採取最有決定性的步驟。

「但是你在生氣，祖奶奶……：只要有一個客人在你的門口出現，你就開始辱罵他。我却給你帶來了禮物，」我說，從我的袋子裏取出紙包來。

老太婆向這些紙包投了一瞥迅速的眼光，但是立刻轉回身背向着我。

馬上，我遞給她茶葉和糖。這稍稍安慰了那老太婆，因為雖然她繼續抱怨，她不再用原來的、難以和解的聲調了。奧列霞又坐下來紡紗，我把我自己安置在她的近旁，在一個小小的、低矮的、有軟骨病的凳子上。奧列霞用左手迅速地纏着一根雪白的、絲一般柔軟的麻線，她的右手裏的紡錘，帶着安閒的營營聲旋轉着。她時而讓它差不多落到

地板上，時而敏捷地捉住它，用她的手指的靈敏的動作使它再旋轉。在她的手裏，這工作（第一眼看上去顯得那麼簡單，其實却需要好幾世紀的習慣和精熟）像閃電那樣進行着。我忍不住把我的目光轉向那兩隻手。這雙手因了工作而變粗糙，變黑，但是它們是小巧的，而且有着那麼美麗的形状，許多公主都會妒忌它們的。

「你一直沒有告訴我祖奶奶給你算過命，」奧列霞說，而且，看見我轉頭向後投了一瞥謹慎的眼光，她補充道：「完全沒有關係，她聾得根。她聽不見。唯獨我的語聲，她纔聽得清楚。」

「是的，她算過的。怎麼樣？」

「我不過問問而已……沒有甚麼……你相信這個嗎？」她投了迅速的、偷偷的一瞥。

「相信甚麼？是你祖奶奶給我算的命呢，還是一般的算命？」

「我的意思指着一般的。」

「我不大知道。老實點說，我不相信這個，但是又有誰知道呢？他們說有過種種精

形……他們甚至在智慧的書裏寫到它。但是我完全不相信你祖奶奶給我算的命。任何鄉村的女人能夠照樣算給我聽。」

奧列霞微笑。

「是的，現在她算命算得很壞，這是真的。她老了，況且她怕得很。但是那些紙牌講些甚麼？」

「沒有甚麼有趣味的。我現在連記也記不得了。通常的那種事情：遙遠的旅行，件關於「梅花」的事情……我也已經完全忘記了。」

「是的，她現在算命算得很壞。她已經老得這樣，她已經忘記許許多多的話了……她怎麼能算命呢？況且她怕得很。只有見到錢，她才同意算命。」

「她怕甚麼呢？」

「官員，當然啦……鄉村的警察來了，每一次都威嚇她。「我可以在任何時候驅逐你出境，」他說。「你知道像你這樣行巫術的人會有甚麼下場？無期徒刑，放逐到鷹島上去(Hawk Island)。」告訴我你認為怎麼樣。這是真的嗎？」

「這不全是說謊。行巫術是要受某種懲罰的，可是並不像那麼壞……你呢，奧列霞，你會算命嗎？」

她好像困惑了，但是僅僅一秒鐘。

「我會……可是不是爲了錢，」她匆忙地補充道。

「你可以用紙牌給我算算嗎？」

「不，」她帶着安靜的決斷回答道，搖搖她的頭。

「你爲甚麼不？很好，過些時候……我相信你總會告訴我實話的。」

「不。我不算。我無論如何不幹。」

「唉，這是不對的，奧列霞。爲了新交的緣故，你不能拒絕……你爲甚麼不肯呢？」

？」

「因爲我已經用紙牌給你算過了。再算第二遍是要不得的。」

「要不得？但是爲甚麼？我不懂。」

「不，不，那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她開始帶着迷信的恐懼低聲說道。「問兩

次命運是不許可的。那是不對的。命運會發現，偷聽……「她」（一）不喜歡被問。這就是爲甚麼一切算命者都是不快樂的。」

我要向奧列霞做一個玩笑的回答，但是我不能。在她話語裏有着太多的真誠的確信；當她說出「命運」這個字而帶着奇特的恐懼轉回頭向着門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隨着她轉回頭。

「那麼，如果你現在不肯給我算命，就告訴我紙牌對你說述了甚麼吧，」我懇求。奧列霞突然使紡車旋轉了一下，而且用她的手摸着我的。

「不……頂好不，」她說。一種孩子氣的、懇求的目光來在她的眼睛中。「請你不要問我……這裏頭沒有甚麼好消息……頂好不問吧。」

但是我堅持着。我不能明瞭，她那拒絕以及她對命運的、陰森森的暗示是算命者預先設好的圈套呢，還是她自己確實相信她自己所說的。但是我變得頗爲不安；差不多一種恐怖抓住了我。

「好，容我告訴你吧，」奧列霞最後應允了。「但是，聽着，如果你不喜歡我所說的，請不要生氣。那紙牌說，雖然你是個善良的人，你不過是個懦弱的人罷了……你的善良是不健全的，也不十分誠懇。你不是你的話語的主人。你喜歡駕馭別人，可是，雖則你自己不願意，你却對別人屈服。你喜歡酒以及——。唉，既然我在講，我索性講了一切，講到底吧……你很喜愛女人，由於這緣故，你一生中會遇到不少災難……你不愛惜錢，你不能够儲蓄。你永不會有錢……要我說下去嗎？」

「說下去，說下去，說出你所知道的一切！」

「紙牌還說你這一生會是不快樂的。你永不用你的真心愛人，因為你的心是冷酷的，沉悶的，你會給那些愛你的人引起絕大的悲感。你會永不結婚；你會終身是個鰥夫。在你一生中，沒有大的歡樂，却有很多的煩惱沮喪……將來會有一個你自己想要結束你的生命的時候……這個時候會來到你身上，但是你不該，你要忍受下去，你要遭受極大的貧困，但是到了你一生盡頭的時候，你的命運會因為一個跟你很親近的人很意外的死亡而改變。但是這一切，還有許多年以後的事哩，不過今年……我不準確地知道

在甚麼時候……紙牌說不久……說不定就是這個月內——」

「今年要發生甚麼事情？」我問，這時她又住口不說了。

「我不敢再告訴你了……一個偉大的愛情要通過「梅花的皇后」(一)來到你的身上。祇是我看不出來，她是個已婚的婦人還是一個處女，但是我知道她有黑頭髮……」

我不自覺地向奧列霞的頭給了迅速的一瞥。

「你爲甚麼望着我？」她以她那女性所特有的敏感，感到了我的眼光，突然臉紅起來。「哦，是的，跟我的一樣，」她繼續說，無意識地理着她的頭髮，臉越發紅了。

「那麼你是說，從「梅花的皇后」來了一個偉大的愛情嗎？」我笑了。

「不要笑。笑是沒有用處的，」奧列霞嚴肅地，差不多嚴厲地說。「我只是在給你講實話罷了。」

「好，我應允，我不再笑。還有些甚麼？」

(一)「梅花的皇后」，代表「煩惱的(或悲哀的)女性」。

「還有些甚麼……：唉！災殃要來到「梅花的皇后」身上，比死還要糟。她會因了你遭受絕大的恥辱，一種她永不能忘記的恥辱；她會有一種綿綿無盡的悲哀……：在她

的星宿上，不會給你損害的。」

「告訴我，奧列霞。紙牌不會欺騙你嗎？我爲甚麼要對「梅花的皇后」做那麼許多不愉快的事情？我是個安靜的，不作假的人，然而你說了我那麼多可怕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紙牌顯示着，並不是你自己要這樣做——我的意思是，並不是故意——可是這一切不幸會因了你的緣故到來的……：等着它們當真來的時候，你會記起我的話來的。」

「紙牌向你訴說了這一切嗎，奧列霞？」

她沒有立刻作答，過後，好像逃避而且勉強地說：

「紙牌說的……：但是即使沒有它們，我光是憑着面孔也可以領會許許多多。例如，假若有人不久就要暴死，我立刻可以在他臉上讀出來。甚至于，我不必同他講話。」

「你在想什麼？……甚麼？」

「我自己並不知道。我突然覺得害怕，好像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死人似的。請問問祖奶奶吧，她會告訴你，我說的是實話。前年，磨坊主人特洛菲穆在他的磨坊裏吊死了。就在吊死的前兩天，我看見他，就向祖奶奶道：『看哪，祖奶奶，特洛菲穆不久就要暴死的。』果然如此。又有一次，去年聖誕節，亞希加那偷馬賊，到我們這裏來，要求祖奶奶給他算命。祖奶奶給他鋪出牌，開始算。他開玩笑地問道：『告訴我，我將來會怎樣的死亡呢？』他笑。『這當兒我瞥看着他，我不能移動了。我看見亞希加坐在那裏，但是他的臉是死的，綠的……他的眼睛閉着，他的嘴唇發黑。……一個星期以後我們聽說農民在亞希加正要偷走一些馬的時候捉住他……他們打了他整整一夜……此地的人都是壞人，毫無憐憫……他們用鐵釘釘進他的腳跟，用木棒敲碎他的肋骨，他在天亮光景斷了氣。』

「你爲甚麼不告訴他，災難在等待他呢？」

「我何必告訴？」奧列霞回答。『一個人……逃避命運注定的事嗎？一個人着急他

生命的末日是沒有用處的……我憎厭我自己看見這些事情。我討厭我自己。……但是我能夠做甚麼呢？這是命運給我注定的。祖奶奶年青的時候，她也能夠看見死亡；我母親以及我祖母的母親都能——我們自己是不能負責的。它在我們的血裏面……」

她撇下她的紡紗，垂下頭，把她的手安靜地放在她的膝頭上。在她那被捕捉的、固定不動的眼睛以及她那寬闊的瞳仁中反映着某種黑暗的恐怖，一種向神祕的威權和超自然的知識的屈服，這威權和知識在她的靈魂上投了一個陰影。

五

這時，老太婆在桌上鋪開一塊繡着花邊的，乾淨的布，並且在桌上放了一個冒熱氣的罐子。

「來吃晚飯，奧列霞，」她向她的孫女叫道，而且，猶豫一會兒之後，轉身向我，補充道：「或者你也要跟我們一塊兒吃吧，先生？我們的食物是很簡單的；我們沒有湯，光是簡單的一點點粗麥粉……」

我不能夠說她的邀請裏面有甚麼特殊的堅持，我已經起意拒絕，倒是奧列霞那方面，那麼樸實地並且帶着一個那麼和善的微笑邀請我，因而我不由自主地同意了。她親自給我倒了一碟粗麥粉，一種蕎麥、脂肪、葱、蕃薯、子鷄、合成的粥，一碟好吃透了的補養的食物。她們在桌旁坐下來的時候，祖孫兩人全不在身上畫十字。用晚飯的時候

，我不斷注視那兩個女人，因為一直到現在我還保留這樣的確信，一個人沒有比吃飯的時候更洩露他的本性的了。老太婆帶着匆忙的貪婪吞咽那湯，高聲地響嚼着，把大塊的麵包塞進嘴裏面，以致大的硬塊在她那鬆弛的面頰下面升落着，移動着。即使在奧列霞吃飯的姿態中也有着自然的優雅。

一個鐘頭之後，吃完了晚飯，我向這鷄腿的茅屋的女主人告辭。

『要是你高興，我送你短短地走一程吧，』奧列霞提議道。

『你幹麼要出去？』老太婆生氣地囁囁道。『你不能夠停留在你的地方，你這牛蠅

……』

但是奧列霞已經披上一件紅的棉毛的頭巾。突然，她跑到她祖母跟前，擁抱她，給了她一個響吻。

『親愛的、寶貴的小祖奶奶……：只要一會兒。一秒鐘以後我就回來。』

『很好，那麼，瘋子，』老太婆衰弱地扭動着，走開了。『不要誤會她，先生；她是很愚蠢的。』

經過一個狹窄的小徑，我們走到樹林中的道路，這條路因泥濘而呈黑色，完全攪混着馬蹄印，刻着輪轍，那裏面充滿了水，水中反映出來傍晚的星子的火光。我們在道路的邊上走着，路邊到處覆蓋了去年的黃葉，在大雪之後還不大乾燥。在枯死的、黃色的大的、醒着的桔梗（坡里謝的最早的花）當中，這裏那裏地，抬起了紫丁香的頭。

「聽着、奧列霞，」我開口；「我很想問你一件事情，但是我恐怕你會生氣……告訴我，他們議論你祖母的那些話是真實的嗎？……我怎樣表白才好呢？」

「你是說她是女巫嗎？」奧列霞安靜地幫我說出來。

「不……不是女巫，」我插嘴道，攔住她。「哦，是的，算是女巫吧，如果你高興的話……真的，人們說着這類的話。人為甚麼不應當知道某些藥草，治療，和符咒呢？……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問題不愉快，你就不必回答。」

「但是為甚麼不回答？」她簡單地回答道。「有甚麼不愉快的？是的，那是真的，她是女巫。但是現在她老了，不再做她從前做的事情了。」

「她從前做甚麼事情？」我生了好奇心。

「甚麼事情都做。她能夠醫病，治頭痛，用符咒，爲被瘋狗或毒蛇咬了的人，祈禱消災，她能夠發現寶藏……要給一個人講出一切事情來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奧列霞，你必須寬恕我，但是我完全不相信這些。坦白地對待我。我決不告訴任何人；這大概是一種假裝爲的迷惑人們吧？」

她淡漠地聳了聳肩。

「你要怎樣想，就怎樣想吧。當然，迷惑一個村子裏的女人是容易的，但是我決不會欺騙你。」

「那麼，你當真相信巫術嗎？」

「我怎能不相信？我們的命中註定了施魔法。我自己就會做許許多多。」

「奧列霞，親愛的……只要你知道我多麼感覺興趣……你真地肯指示我一點嗎？」

「如果你高興，我就指示你。」奧列霞欣然同意。「你願意我現在做嗎？」

「是的，立刻做吧，如果可能。」

「你不怕嗎？」

「那怎麼會？在夜晚我或許害怕，但是現在還是白天呀，

『很好。把你的手給我。』

我聽從了。奧列霞迅速地捲起我的大衣的袖子，解開我的袖口的扣子。然後她從她的衣袋裏拿出一把小小的芬蘭刀，大約三吋長，把刀子抽出了刀鞘。

「你要做甚麼？」我問，因為一種踢踏不安的恐懼在我的心中醒來。

「你立刻就會看見的……並且你說過你不怕。」

突然，她的手做一個輕微的動作，差不多不能覺察的。在我的臂膀上稍稍高于脈膊的一個柔軟的部份，我感覺到那利刃的一刺。立刻，血沿着刀口出現，流下我的手，開始迅速地滴在地上。我簡直不能忍住一個呼號，而且我相信我的臉色慘白了。

「不要怕。你不會死的，」奧列霞微笑道。

她捏住在傷口上邊的我的臂膀，低下臉來向着那傷口，開始迅速地低語着甚麼，以她那不斷的呼吸覆蓋在我的皮膚上。當她鬆開手指又站直了的時候，在那傷處只遺留下

一條紅痕。

『怎麼樣，夠不夠呀？』她問，帶着狡獪的微笑，收起她那小刀來。『你願意再知道一些嗎？』

『我確實願意。可是，如果可能，請不要弄得這麼可怕，也不要流血。』

『我指示你甚麼呢？』她沉思。『哦，這樣好了。在我的前面沿着大道走下去吧。但是不許回頭看。』

『這該不可怕吧？』我問，試着以一個淡然的微笑遮掩我的不愉快的驚奇之胆怯的畏懼。

『不，不……完全沒有關係……走吧。』

我向前走，被這件事弄得極其心慌，我感覺奧列霞的固定的警視釘在我背上。但是大約走了十幾步之後，我突然在一塊完全平坦的地上絆了一下，跌倒了。

『向前走，向前走！』奧列霞叫道。『不許回頭看！完全沒有關係。在你內結婚日子以前，不會出事的……下一次你再要跌倒的時候，你設法站穩一點。』

我繼續走，又走了十步，第二次我全身倒在地上。

奧列霞開始揚聲大笑，而且拍她的手。

『怎麼樣，你現在滿意了嗎？』她叫道，她的白牙齒閃光。『你現在相信了嗎？這不算甚麼，不算甚麼……你飛不上去，却跌下來了。』

『你怎樣安排的？』我驚奇地問道，搖掉附在我衣服上的小枝子和樹葉。『那是一種秘密嗎？』

『完全不是。我會高興地告訴你。祇是我恐怕你或許懂得……我沒法解釋……』

誠然，我完全不瞭解她的話。但是，以我所能瞭解的而論，這個古怪的把戲是在於她隨時合拍地，一步一步地跟着我的脚步。她固定地望着我，試着絲毫不差地摹倣我的每個動作；彷彿是，她同我合而爲一了。走了幾步之後，她開始幻想我的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條繩索攔在路上——距離地面一碼高。當我的腳觸到那想像的繩索的一刹那，奧列霞假裝跌倒，於是乎，如她所說，最強壯的人也必然跌倒。……許久以後，當我聞

讀沙利

人的

() 的關於沙貝特列 (Salpêtré) 地方的兩個害神經病的，原是職業女巫的女病人。試驗報告時，我記起來與列霞的混亂的解釋。我大大驚奇地發現那兩個來自民間的法國女巫精確地使用着與這坡里謝的美麗的女巫在同樣的情形中使用的同樣的方術。

「嘿，此外我還能做許多許多事情呢，」奧列霞誇口地宣佈道。「例如，我能夠在你心中放一種恐懼……」

「這是甚麼意思？」

「我做起來使得你感到絕大的恐怖。我們假定你傍晚坐在你的房間裏。突然，無緣無故地，一種恐懼抓住了你，叫你戰抖起來，不敢轉身。但是爲了這個，我必須事先知道你住在哪裏，看見你的房間。」

「哦，這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我懷疑。「你只要來到窗子跟前，敲打窗子，呼喚着甚麼……」

「哦，不！……那時我要在樹林裏。我決不走出這間茅屋……我光是坐下來，

(1) Charcot (1825 - 1893), 法國神經學者。

時時刻刻地思想；我想着我在大路上走着，進了你的房子，開開門，走進你的房間……你坐在一個地方；譬如說，坐在桌子旁邊……我安靜地、悄悄地、從你背後走上前……你沒有聽見我……我用手抓住你的肩頭，開始捏……越來越用勁，越用勁，越用勁……我不轉眼地望着你，像這樣。看！……」

她的細眉突然擰緊了。她的眼睛定望着我，成爲一個凝視，既迷人又嚇人。她的瞳孔擴張了，變成藍色。我立刻記起來在莫斯科的特別加科夫展覽室（Trietgakov Gallery）的一個美杜沙（Medusa）的頭，那是一個我已經忘記了姓名的畫家的作品。在這奇特的注視之下，我被一種超自然的、冰冷的恐怖所襲擊。

「好，得了，奧列霞……這夠了，」我帶着勉強的笑容說。「我甯願看見你微笑，你的臉這麼和善，這麼天真。」

我們繼續走。我突然想到奧列霞的談吐的善于達情——對於一個單純的女孩甚至是優雅的——我說：

「你知道你怎樣使我驚奇嗎，奧列霞？你在森林裏生長起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

……當然，你不會讀過很多書的……」

「我完全不會讀書……」

「哦，那就令人越發驚奇了……然而你却像一個真正的閩秀那樣會講話……告訴我，你從哪裏學來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懂得。這是從祖奶奶那裏學來的。你決不要從她的相貌判斷她。她是這麼聰明！過些日子，等到她跟你熟習的時候，你到這裏來，她會同你談話的。她知道一切，凡是世界上的、你能夠問她的一切。真的，她現在老了。」

「那麼，她這一生見識過了許許多多事情。她從甚麼地方來的？她從前住在甚麼地方？」

似乎是，這些問題使奧列霞不悅。她遲疑着回答，逃避的而且勉強的。

「我不知道……她自己不樂意談到這件事。如果她偶爾講到這件事，她就要求你忘却它，完全不要記在心上……但是現在我該……」奧列霞匆忙說道，「祖奶奶要生氣了。再會……原諒我，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給她我的名字。

「伊凡·梯莫非維奇？好，記住了。再會，伊凡·梯莫非維奇。不要厭惡我們的茅屋。常常來。」

我在分別時伸出我的手，她那小小的、強有力的手以一個友誼的緊握回報着。

六

從那天起，我開始是這雞腿的房屋的常來的客人。每一次我來的時候，奧列霞帶着她平素那種尊嚴的端莊迎接我。但是我却能夠憑藉她最初張望我的、不自覺的眼光領悟，她高興我的來臨。那老太婆仍舊照她平素的樣子繼續翕動她的嘴唇，在她的鼻子底下喃喃着，但是她不表示公然的惡意了，這是因了她的孫女的調解，關於這，我雖不會親眼看見，却敢于確定。況且我不時帶給她的禮物造成了一種有利于我的、極有力的印象——一塊溫暖的頭巾，一罐菓子醬，一瓶櫻桃酒。有如成了緘默的協議似的，每逢我回家的時候，奧列霞開始造成一種習慣，陪送我一直到伊列諾夫路。在路上永遠開始一種那麼生動有趣的講話，以致我倆不自覺地努力延長旅行，儘量緩慢地行走在森林的靜寂的邊緣上。當我們走到伊列諾夫路的時候，我倒送她走回半哩，甚至在那時候我們該

分手之前，我們仍然站立在松枝的芳香的樹蔭下面長談許久。

那迷魅我的不僅是奧列霞的美麗，而且是她整個自由的、獨立的性情，她那永久純潔的、包裹在不可動搖的祖傳的迷信中的心，她那天真和坦白，雖然並不缺乏一個美貌女子的狡猾的賣弄風情。她永不厭倦于詳細地問我那些刺戟她那明亮的、完整的幻想的種種事物——國家和人民，自然現象，地球和宇宙的秩序，博學的人，大城……許多事物，在她，似乎是奇妙的、神話的、不可信的。但是從我們相識的開始，我對她採取這樣一種嚴肅的、誠懇的、單純的口吻，因而她欣然對我的的一切故事完全表示信任。有的時候當我茫然不知道該怎樣解釋某種我認爲對於她那半野蠻的心——這心，我常常完全不能瞭解——太難瞭解的事物的時候，我就以下面的話回答她那熱烈的詢問，「你看……我不能夠向你解釋清楚了……你不會瞭解我的話。」

於是她就開始懇求我。

「請你告訴我，請，我要試試看……設法告訴我，雖然……即使講不清楚也好

她逼着我求助于荒謬的比較和不可信地大胆的譬喻；當我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表白的時候，她就給我幫忙，而說出一些滔滔不絕的、不耐煩的結論來，如同我們向口吃者提出的結論一樣。果然，到了末後，她那柔靱流動的心智以及她那新鮮的幻想戰勝了我的教學法的無能。我後來漸漸相信，就她的環境和她的教育（毋寧是，根本沒有教育）而論，她的才能是驚人的。

一次，我偶然順便提到彼德堡。奧列霞立刻被引動了。

「彼德堡是甚麼？一個小鎮嗎？」

「不，它可不是小鎮。它是俄國最大的城市。」

「最大的？所有城市裏面頂大頂大的嗎？此外沒有再大的嗎？」她天真地堅持道。

「所有城市裏面最大的了。重要的官長住在那裏……大人物們。那裏的房子全都是石頭造的；一個木頭房子也沒有。」

「自然，它比我們的斯鐵潘奈（Strepank）大得多了？」奧列霞有把握地問。

「是的，大得多的多。譬如說，有五百倍大。那邊所有的房子是這樣地大，所以住

在一所房子裏的人比住在斯鐵潘奈全鎮的人要多這麼兩倍。

「我的天！它們會是甚麼樣的房子啊？」奧列霞差不多驚駭地問。

「可怕的房子呀。五層，六層，甚而至于七層樓哩。你看見那邊的樅樹嗎？」

「那高的一棵。我看見的。」

「房子就有那樣高，他們從頂上到底下塞滿了人。人們住在破舊的洞裏面，像鳥在籠子裏面一樣，十個人一間，因此沒有足夠的空氣可以呼吸。他們有些人住在樓梯底下，確實在土地底下，在潮濕和寒冷裏面。他們，他們有些人一年到頭看不見太陽。」

「任憑甚麼東西也不會使我拿我的森林去掉換你的城市，」奧列霞搖搖頭說。「連我到斯鐵潘奈的市場去的時候，我都厭惡。他們推擠，叫嚷，咒罵……而我對於森林有着這樣一種渴望，以致我要拋棄一切跑掉，永不回頭看。把你的城市留給上帝去：我却不要住在那裏。」

「但是如果你丈夫是從城裏來的，那又怎麼樣呢？」我問，帶着笑容。

她的眉毛縐起來，她的鼻孔顫抖着。

「那怎麼會！」她嘲諷地說。「我不要丈夫。」

「你現在這樣說，奧列霞。幾乎每個女孩子說同樣的話，可是她們仍然結了婚。你等一等吧！你要遇見一個人，你要愛上他——你就會跟着他，不只到城裏，而且到海角天涯。」

「不，不……我們還是不談這個吧，請你，」她煩擾地攔住我的話。「我們何必談這類的話？我要求你不談。」

「你是多麼滑稽啊，奧列霞。你當真想着你這一生永不戀愛一個男子嗎？你是這樣年青，俊俏，強壯。如果你的血一旦捉到火，你的誓言就不會來幫你的忙了。」

「好，那麼……我就戀愛，」奧列霞回答，她那炯炯的眼裏帶着一個挑戰。「我決不要求任何人的准許。」

「那麼你將來也要結婚的啊，」我嘲弄她。

「我想，你的意思是指着教堂吧？」她猜測道。

「一點不差——教堂。牧師要領着你繞着聖壇走，教士們要歌唱——以賽亞（一）。」

歡樂吧！」他們要在你頭上戴一頂花冠……」

奧列霞垂下她的眼簾，搖頭，淡淡一笑。

「不，親愛的……你也許會不喜歡我說的話吧。我們家裏沒有一個人，在教堂裏結過婚。我母親和我祖母，活了一輩子也沒有進過教堂……況且，我們是不可以進教堂的……」

「這完全因為你們巫術的緣故嗎？」

「是的，因為我們的巫術，」奧列霞帶着平靜的莊重答道。「我怎麼敢在一個教堂裏現身呢？自到我誕生的那一天起，我的靈魂就被賣給「他」了。」

「奧列霞，親愛的……相信我，你在欺騙你自己。你講的話是荒誕無稽，而且可笑。」

在奧列霞的臉上又出現了對她那神祕命運表示着五體投地的，曖昧的順服，這種奇

特的表情，這我在早先就已經留意到了。

「不，不……：……你不能瞭解這個……：……但是我感覺到它……：……就在這裏……：……」她用她的手強有力地拊着她的心。「我感覺它在我的靈魂裏面。我們全家的人永遠永遠地給人詛咒。但是你自己想想看，若不是「他」，那麼是誰在幫助我們？一個普通的人能夠做我能做的事情嗎？我們所有的力量是從「他」那裏來的。」

每一次我們的談話觸到這奇特的題目，就總以這同樣的方式結束。徒勞無功地，我用盡種種奧列霞可以明瞭的辯駁；徒勞無功地，我用簡單的言辭講到催眠術、暗示、治精神病的醫生，以及印度的苦行僧；徒勞無功地，我努力用生理學來說明她的某些實驗，譬如，以止血的魔法來說吧，這藉了在一根血管上的熟練的擠壓就很容易產生。然而奧列霞，她那麼盲目地相信我講的其他一切事情，却帶着頑強的固執反駁我的一切辯論和解釋。

「很好，我來給你做一回止血的魔法吧，」她說，在討論的熱烈中提高她的喉嚨。「但是別的事情從甚麼地方來的？止血的魔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事情嗎？你願意不願意

我在一天裏面內從一個茅屋內取出一切老鼠和甲虫來？如果你高興，我可以在兩天裏面用白白的涼水治好最猛烈的高熱，即使你們的一切醫生已經對那病人束手無策的話。我能夠使你全然忘却你所喜歡忘却的任何話。我會解說夢，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能夠看見將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種討論永遠以我們的互相的沉默而結束，在沉默中，某種彼此敵對的、內心的惱怒並非全然沒有。誠然，在我那有限的科學知識中，我對她那大部分的黑色的技術還找不到解釋。我不知道，也不能斷言，奧列霞是不是保有着那些她帶着極純真的信仰講到的秘密的一半。但是我親眼目睹的種種事情在我心中培植了一種不可動搖的確信，那就是，奧列霞同那種奇異的知識極親近，這知識是不自覺的、本能的、愚昧的、僅僅因了偶然的經驗而獲得的，在若干世紀之中超越了真正的科學，在羣衆的愚昧的、不可貫穿的心中與野蠻的可笑的迷信糾纏在一起，從這一代傳給下一代，成爲一切秘密中的最大的秘密。

除了我們在這一點上的一切不和之外，我們變得越來越親熱。我們間至今還沒有有一

句話談到愛情，但是我們常在一處變爲必要了；常常，在沉默的剎那中，我看見奧列霞的眼睛濕潤；她的鬢角上的一根細細的藍血管開始搏動。

但是我同亞摩梭的關係弄得很糟了。顯然，我到那雞腿的茅廬的事，在他並不是秘密；我同奧列霞的傍晚的散步也是一樣。以驚人的準確，他永遠知道森林中進行的一切事情。有的時候，我留意到他開始躲避我。每逢我出去到森林的時候，他的黑眼睛遠遠地注視我，帶着責備和不滿，雖然他連一句話也沒有表白過他的責備。我們的喜劇的、莊嚴的、對於讀書寫字的研究已經趨於停頓；如果我偶然在傍晚叫他進來學習，他就僅僅揮搖他的手。

「有甚麼意思？那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老爺！」他說，帶着懶惰的輕蔑。

我們的打獵也停止了。每一次我開始談到它，亞摩梭就尋找這樣的藉口來拒絕。要麼，他的鎗壞了，要麼，他的狗病了，要麼，他太忙碌。「我沒有功夫，老爺；……今天我得去耕田，」這是亞摩梭對我的邀約的通常的回答；但是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完全不耕田，却在酒店外面消磨好半天，存着猶疑不定的希望，也許有人會請他喝酒。這

69

沉默的、掩飾的敵意開始煩擾我。我開始想到利用第一個適當的機會革除亞摩拉的服務……我僅僅被一種憐憫的感覺所遏制，憐憫他那饑寒交迫的一大家人，這一家人全靠亞摩拉每一星期的四個盧布纔得免於饑餓。

七

有一次我按照我的習慣，恰在天黑之前來到這鷄腿樣的茅屋時，我立刻被這茅屋居住者的焦灼不安所驚動。老太婆坐着，她的脚搭在床上，僵僵着背，手抱着頭，身體搖來搖去，喃喃着一些我聽不清楚的話。她不理睬我的問候。奧列霞照常和善地歡迎我，但是我們的談話却沒法進行。她心不在焉地聽着我，牛頭不對馬嘴地回答我。她那美麗的臉上罩着某種不停的、祕密的煩難之陰影。

「一件對你們不利的事情發生了，奧列霞，我看得出來，」我謹慎地說，摸觸着她那放在凳子上的手。

奧列霞迅速地把臉轉向窗子，好像她在考察甚麼東西似的。她試着裝成平靜的樣子，但是她的眉毛皺在一起，顫抖着，她的牙齒使勁咬住她的下唇。

「沒有……我們會發生甚麼事情呢？」她用沈濁的聲音說。「一切事情跟平常一樣。」

「奧列霞，你爲甚麼不告訴我老實話？這是你的錯……我認爲，我們已經成爲真實的朋友了。」

「沒有甚麼事情，真的……沒有甚麼……我們的困難……小事情。」

「不，奧列霞，它們似乎不是小事情呵。你急得不像樣子了。」

「這僅僅是你的幻想。」

「坦白地對待我，奧列霞。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幫忙，但是我或許能夠給你們出一些主意……而且，無論如何，當你把你的困難分給別人一部分的時候，你會感覺稍好的。」

「但是那事情實在是不值得一談的，」奧列霞不耐煩地答道。「現在，你簡直沒法幫我們的忙。」

突然，帶着意外的激情，老太婆插進這談話裏來。

「你爲甚麼這樣固執，你這小傻瓜？人家同你談正經事情，你却昂起你的鼻子，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人再比你聰明了似的！如果你高興的話，先生，我來告訴你這整個的故事，」她說，轉過身來向着我，「從頭說起吧。」

那困難顯得比我從奧列霞的驕傲的話語中所能猜測的更重大。昨天傍晚，本地警察來到這鷄腿樣的茅屋。

「起初他坐下來，一團和氣而且彬彬有禮，要求拿「伏特卡」（二）來，」瑪奴利哈說，「然後他開了口，說個不停。」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帶着你所有的物品遷出這茅屋去。如果我下次來的時候，發現你們在此地，那麼我告訴你，你們得去坐監牢。我要叫兩個兵士押着你們回你們老家，你們這些該死的。」但是，你知道，先生，我的老家在一百哩以外，在阿木錢司克城（Amchensk）……在那裏，我沒有一個認識我的人。我們的護照已經過期多年，況且，它們已經破爛不堪了。啊，我的天，多麼的不幸啊！」

「那麼他以前爲甚麼准許你住在此地，到了現在却下決心驅逐呢？」

（1）Vodka，俄國的一種烈性麥酒

「我怎麼知道？……他叫嚷着這個那樣的，但是我承認我聽不懂。你看，這是這樣的：我們住的這個洞穴不是我們的。它屬於地主。奧列霞和我以前常住在村子裏，但是——」

「是的，是的，我知道，祖奶奶，我已經聽說這件事了。農民們不高興你們——」

「是這樣的，一點不差。所以我從原先的地主阿勃洛西莫夫先生那裏要求到這個茅屋。現在，他們說一個新地主買了這森林；似乎是，他要清除這沼澤。但是我怎麼辦呢？」

「也許這完全是一個謊，祖奶奶，」我說。「那個巡官不過要你拿出來一鎊錢罷了。」

「但是我給他錢的，給他的，先生。他不肯收下，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給他三鎊，但是他不肯收……這是可怕的。他向我咒罵得那麼厲害，以致我不知道我是在甚麼地方了。他時時刻刻不斷地說：「你們滾出去，滾出去！」我們現在怎麼辦？我們在世界上是孤立的。好先生，你或許可以設法幫助我們。你能夠同他講話；他的胃口

是永不滿足的。我相信我將永久感激你。」

「祖奶奶！」奧列霞說，用一種遲緩的，責備的語聲。

「你叫『祖奶奶』是甚麼意思！」老太婆厭煩起來。「我已經做了你的祖奶奶二十五年。你的意見是甚麼，頂好背起乞丐的口袋嗎？不，不要聽她，先生！發發慈悲，爲我們幫幫忙吧，要是你能夠的話？」

我給與她含糊的允諾，應允採取一些步驟，雖然，說老實話，我只能看見很稀微的希望。如果我們的巡官不肯要錢，那麼這事情必定很嚴重。那天傍晚，奧列霞同我冷冷地分別，而且，全然違反了她平素的習慣，不同我一路走。我看得出來，這個驕傲的女孩氣惱我干預她們的事情，並且有點爲她祖母的哀求而害羞。

那是一個溫暖的、稍稍陰霾的早晨。已經落過幾陣短暫的、豐盛的、強大的驟雨，這使你眼看着青草生長起來，嫩芽萌生出來。雨後，太陽窺探了一會兒，將它的歡欣的光耀傾注在沾潤了雨水的紫丁香花叢的嫩綠上，這花叢做成我的全部離愁。麻雀的急躁的啾鳴在浸透了水的花床上變得更為響亮，那黏性的、棕色的白楊花蕾的芳香，更加甜蜜地吹來。我正坐在桌旁，畫一張樹木被伐倒的圖，這時候亞摩拉進了房間。

「巡官在這裏，」他陰沉地說。

這當兒，我已經完全忘却兩天前我吩咐過他，如果巡官碰巧路過，要讓我知道。要馬上就瞭解我和那威權的代表者中間有着甚麼關聯，在我，是不可能的。

「甚麼？」我糊塗地說道。

「我說，巡官在這裏。」亞摩拉重複道，用同樣敵意的聲調，這是他在最近這些日子經常用的。「方纔我看見他在堤上，他到這裏來了。」

外面街道上有著車輪的輾輾聲。一匹細長的、朱古力色的閩馬，有著翹起的下唇以及被侮辱的面容，拖着一輛高大的、顛簸的、籃子樣的兩輪馬車，莊嚴地奔馳着。只有一根挽革。其外那一根的地位被一根堅牢的繩索代替了。（刻薄的舌頭斷言着，巡官故意做出這窮酸相，爲了避免令人不快的批評。）巡官親自拉韁，以他那龐大的身軀填充了那兩個坐位，他全身穿着由精美的軍呢製成的灰色制服。

「日安，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我招呼着，伸出窗外。

「啊，日安！你好嗎？」他用響亮的、有禮的、官派的上低音回答。

他勒住他的馬，用平直的手掌敬禮，帶着隆重優雅彎下身去。

「進來坐一會兒。我有一件小事情要同你商量。」

巡官大張着他的手，搖搖頭。

「不可能。我有公事。我要到佛羅卡去驗屍——淹死了一個人。」

但是我知道艾樸西奇伊的弱點；所以我帶着假裝的淡漠說：

「這很可惜……大大的可惜……我從渥寒爾公爵的地窖裏得到兩瓶最好的酒。……」

「沒辦法……公事。」

「司食的僕人賣給我的，因為他是我一個相識者。他在地窖裏把它們培養成功的，像培養他自己的孩子那樣……你應當進來……我要叫他們給你的馬餵一些草料。」

「你是個妙人兒，你是的，」巡官責備地說。「你不知道公事第一嗎？……然而那瓶子裏裝的甚麼酒？梅子酒嗎？」

「梅子酒！」我搖搖我的手。「那是真正的陳年老酒，正是這樣，我的親愛的先生！」

「我得承認我方纔已經喫了一點兒，喝了一盅兒。」巡官遺憾地搔着他的面頰，懷疑地繃起他的臉。

我用同樣的鎮靜繼續說。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實的，但是那司食的僕人賭咒說那酒有二百年了。它的氣味像一種陳年白蘭地酒一樣，而且它像琥珀那樣黃。」

「啊，你幹麼這樣對待我啊？」巡官說。「誰來照料我的馬？」

我的確有幾瓶老酒，雖然它不像我說的那樣老；但是我認爲那酒的誘惑力可以很容易地給那酒的年齡增加一百歲……無論如何，它是真正家釀的，香味俱佳的老酒，一個破產的貴人的地窖裏的驕傲品。（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立刻向我要求一瓶，據他說，等他害着厲害的感冒時服用。）此外，我還有一些很滋補的小菜：小蘿蔔，拌了新鮮的奶油。

「現在，那小事情是甚麼？」巡官喝了第五杯之後問道，他把自己的身體仰後，背靠着那舊椅子，這椅子在他身子底下呻吟着。

我開始說明那可憐的老太婆的情形；我着重在她那絕望的失望；我很少談到那些無用的手續。巡官垂着頭聽我講話，慢條斯理地從多汁的、紅蘿蔔上拔下小鬚來，津津有味地細咀爛嚼着。他不時以他那朦朧的、淡漠的、小到不可思議的、藍眼睛給我迅速的

一瞥：但是我在他那紅紅的大臉上讀不到甚麼，既沒有同情，也沒有反對。我最後變得沉默的時候，他僅僅問道。

「那麼，你要我怎麼辦？」

「你是甚麼意思，」我變得激動。「試看她們的情況——兩個可憐的，無人保衛的女人住在那裏——」

「而且她們中間有一個是一朵十全十美的小花蕾！」巡官挖苦地插嘴道。

「花蕾也罷，不是花蕾也罷——都跟這件事沒有關係。但是你爲甚麼不對她們動一點惻隱心呢？好像你真要急急忙忙把她們趕出去似的？請等一兩天，一直到我去地主那裏商談過後再定。你即使等上一個月，會受到甚麼損失呢？」

「會受到甚麼損失？」巡官從他的坐椅裏站起來。「天哪！那會損失一切——第一，我的職業。誰知道這新地主伊利亞希維奇是甚麼樣的人？說不定他是個陰險的魔鬼，那種人因了頂頂細微的激怒而抓住一張紙，一管筆，送一個小報告到彼德堡去。的確有這樣的人！」

我戴着向激動的巡官保證。

「夠了。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你誇張了整個這件事情。畢竟，冒險是冒險，感恩是感恩，」

「噓——噓！」巡官給了一個拖長的口哨，將他的手插進褲袋。「那是感恩嗎？你以為我會爲了三個金鎊就拿我的官位作賭嗎？不，你看錯了我。」

「但是你幹麼這樣冒火，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那筆錢不算主要之點，僅僅是——哪，譬如說，爲了人道的緣故——」

「爲了人——道——的緣故？」他推敲着每個字。「我已經裝滿你的人道——滿可這裏了！」他用力地敲打他那偉大的頸子的黃銅色的後背，那頸子突出衣領垂下來，成爲一個肥胖的、無毛的摺疊。

「這未免太過火了，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

「一點也不過火！」他們是這地方的禍害，「那著名的高言作家克里洛夫（一）先

生這樣說過。這兩個女人就是這樣。你竟然沒有讀過烏魯索夫（Ulitsov）公爵他老人家寫的一本卓越的作品「巡官」嗎？」

「不，我沒有。」

「那麼，你應當讀一讀。一本出色的作品啊，高尚地道德的。我勸你有閒暇的時候同它熟習一下——」

「好吧，我樂於這樣做，但是我仍然不懂，這本書跟那兩個可憐的婦人有甚麼關係。」

「它跟她們有甚麼關係？有很大的關係。第一，」（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用他左手的肥胖的，毛茸茸的食指打了一個樞子）。「巡官的責任在於務須使一切人民到上帝的教堂去，然而並不用武力強迫他們去……」我問你，她去嗎——她姓甚麼；瑪奴利哈，是不是？……她去過教堂嗎？」

我沉默，驚奇于他的談話的意外的轉變，他給我一種凱旋的神情，用他的食指打了個樞子。「第二：」虛偽的預言和揣測是到處禁止的……」你留意到了嗎？然後，第三

「公然以妖道或者魔術家自稱，或者行使相似的欺騙行爲，是違法的。」你的意思如何？假定這一切被人家知道，或者有人暗地裏密報了上峯，誰得獲罪？誰得被撤職？是我現在你看，這是一件甚麼樣的事實。」

他又在他的椅子上坐下來。他抬起眼睛來心神不屬地瀏覽着這房間的牆壁，他的手指大聲地敲着桌子。

「哪，如果我要求你，那就該兩樣了，艾傑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我再用溫和的語聲說。「當然我知道你的職責是複雜繁重的，但是你有一顆心，我知道，一顆金的心。答應我不去管那些女人，這在你破費甚麼呢？」

巡官的眼睛突然停下來，望着我的頭上面。

「你這支鎗是一支小巧玲瓏的鎗啊，」他漠不關心地說，他的手指仍然敲着。「一支出色的、小巧的鎗啊。上次我來看你，你不在家，我豔羨了它好久。一支出色的鎗啊！」

「是的，這不是支壞鎗。」我同意。「這是一種老樣式的，加斯丁萊奈 (Gastin)！」

Remner) 廠製造的；但是去年我把它改造了一下，使得它的擊針不露在外面。你試看那鎗銃。」

「是的，是的……我頂頂艷羨的正是那鎗銃……一件輝煌的作品啊。我要把它叫做一個十全十美的寶貝。」

我們的目光相遇；我看見一絲會心的微笑在巡官的唇角閃耀，我從坐位上立起來，從牆上取下那支鎗，擎着它走到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跟前。

「塞加西亞(一)人有一種可羨的風俗，」我有禮地說，「他們贈送客人任何他所讚美的東西。雖然我們不是塞加西亞人，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我要求你接受我這支鎗，作為一個紀念品。」

爲了外表的緣故，巡官臉紅了。

「我的天，何等的美妙啊！不，不……這種風俗太慷慨了。」

然而，我無須乎要求他許久。巡官接受了那支鎗，小心地把它夾在他的兩膝中間，

用一塊乾淨的手帕撫愛地揩拭附在鎗機上的灰塵；我看見這鎗至少已經轉入一個專家兼嗜好者的手中的時候，我頗爲寬慰了。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幾乎立刻站起來，開始匆忙地走了。

「公事不能耽擱，我却在這裏同你閒談，」他說，用他那笨重的木屐嘈鬧地敲着地板。「要是你得便到我們那裏去的時候，你會受到最熱烈的歡迎。」

「那麼，關於那個瑪奴利哈，怎麼辦呢，我的親愛的官長？」我巧妙地提醒他。

「我們來想想看，我們來想想看，……」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含糊地喃喃道。「此外我還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你的蘿蔔好極了……」

「我自己栽種的。」

「好極了的蘿蔔啊！你知道，我的內人非常嗜愛菜園的菜蔬。所以，你知道，一小束……」

「榮幸之至，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我認爲這是一種義務……就在今天我
要派一個專差給你送上一籃。讓我也送上一些牛油……我的牛油全然是非同尋常的東

西。」

「好的，也給我一些牛油吧，……」巡官恩准道。「你儘管同那些女人擠眉弄眼吧，我從現在起決不碰一碰她們，但是你頂好叫她們知道，」——他突然提高他的喉嚨——「他們不可以用一個『謝謝你』來敷衍我；……現在，再會。再一次，謝謝那禮物和款待。」

他像軍人一樣磕齊他的脚跟，以一個餓得飽飽的要人的笨重的步法，走向他的馬車。在他馬車旁邊，已經聚集了本村的警察，村長，和亞摩拉，帶着尊敬的态度，脫了帽子。

九

艾樸西奇伊·阿里坎諾維奇信守他的諾言，長久不去干涉林間茅屋中人的事。但是我同奧列霞的關係起了尖銳的，奇異的改變。在她對待我的態度中，她原有的純潔的、信任的和藹絲毫不存在了，原有的親密也不在了、在這種親密中，一個美麗的女自由弄風情同孩子氣的、遊戲的潑野那麼美麗地混合着。一種奇特的、我們不能越過的束縛開始在我們的談話中出現，……奧列霞隨時帶着畏怯，竭力避免那些通常會過分地鼓舞起我們好奇心的生動的話題。

我在場的時候，她以一種抑制的、嚴厲的、正經的態度從事于她的工作；但是我常常留意到，在她工作當中，她會突然衰弱地垂下她的手，落在她的膝頭；她的眼睛，模糊而且固定不動，俯下來呆望着地板。每逢這樣的時候，我叫她的名字，「奧列霞」，

或者向她提出一個問題，她戰慄着，慢慢轉過臉來向着我：臉上反映着驚嚇，以及要瞭解我的話語的意義的努力。有時候，在我看來，我的陪伴好像使她感到煩累和困窘，但是，我不能夠拿這個判斷與僅僅幾天前我每句話，每個字在她心中喚起的那種深的興趣調和起來。我只能夠猜想，奧列霞不肯寬恕我幫忙解決那件關於巡官的事情，這種幫忙對她的獨立的性格引起非常的反感。但是這個解答也沒有滿足我，我仍然問我自己，這個在森林中長大的、單純的少女從甚麼地方得來了她的過分敏感的驕傲？

這一切要求着解釋；但是奧列霞却避免着任何利於坦白談話的機會，我們傍晚的散步告了結束。當我要離別的時候，我白白地向奧列霞投去雄辯的、懇求的眼光；她裝成好像不懂這眼光的意義的樣子。儘管那個老太婆是個聾子，她的在場却打擾了我。

有時，我也反抗我自己的弱點以及那種拖引我每天到奧列霞那裏去的習慣。我自己並不懷疑我的心已經被何等細緻、堅韌、目不能見的線同這迷人的、不能理解的少女聯結在一起了。我至今還沒有想到戀愛，但是我已經生活在一種充滿不自覺的預期、充滿模糊抑鬱的悲哀，而且煩擾不寧的時期。不論我在甚麼地方，也不論我怎樣試着娛樂我

自己，我的每一個思想被奧列霞的影子所佔據，我的整個身心渴望着她，她的最不重要
的話語，她的豐姿，以及她的微笑的每一個別的記憶，帶着一種甜蜜溫柔的痛苦收縮我
的心。黃昏來了，我久久坐在她身旁一張低矮的、患軟骨病的小凳子上，我悲痛地發覺
我自己越來越胆怯、難堪、愚蠢了。

一次，我就這樣在奧列霞身旁度過了整整一天。從早晨起我已經開始感覺身體不適
，雖然我不能夠清晰地確定我的病究竟在哪一部分。到了傍晚，病變得更加惡劣。我的
頭變得沉重；我感覺我的頭蓋骨裏面有一種隱沉的、不停的痛苦，就像甚麼人用一個柔
軟的、強有力的手在頭上壓下來似的。我的嘴燒焦了，一種慵懶的、疲軟的衰弱傾注了
我的整個身體。我的眼睛疼痛，就像我一直固定地凝望着一個閃亮的地點似的。

當我在傍晚時分遲遲地回家的時候，我在半路上突然被一陣兇猛的陰寒所襲擊，震
撼。我一面向前走，一面簡直看不見道路；我差不多不知道我在向甚麼地方走；我昏昏
沉沉像一個醉漢，我的嘴巴發出來迅速的、響亮的尖聲，一聲跟着一聲。

一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是誰帶領我回到家裏來的。我整整有六天發着一種坡里謝

的、可怕的、粉身碎骨的高熱。在白晝，病似乎減輕一些，我的意識重又回復了。那時，因了病症而全然筋疲力盡，我簡直難在房間裏行走，我的膝頭的痛楚和軟弱是那麼厲害；在每一次較為強烈的動作的時候，血成爲一股熱浪湧上我的頭腦，拿黑暗遮蓋了我眼前的一切東西。

傍晚時分，通常在七點鐘光景，病的來臨如同暴風雨一樣壓倒了我，在床上，我經歷一個可怕的、一百年那樣長的夜晚，時而在被褥底下冷得發抖，時而被不可忍受的燒熱烘焙着。我剛剛接觸一個昏昏然的瞌睡，於是奇特的、怪異的、痛苦地混雜的噩夢開始戲弄我的火熱的腦筋。每一個夢充滿渺小微末的細節，這些細節堆積起來，而且互相糾纏着，成爲難堪的混亂。這時我似乎在解開一些塗着花紋，奇形怪狀的盒子，從大盒子裏取出小盒子，從小盒子取出更小的盒子。我無論怎樣不能中斷這無窮無盡的勞役，雖然它早已使我厭煩了，然後，在我的眼前，以飛快的速度，閃過壁紙上的長長的、鮮艷的花紋，我帶着驚人的清晰瞧着它們；然而代替了種種花樣，它們却是人的面孔的環圈——美麗的、和善的、微笑的、然後是可怖的醜相，伸出舌頭，露出牙齒，滾動眼睛。

。過後，我同亞摩拉掀起一場混亂的、非同尋常地複雜的、抽象的爭辯。我們所惹起的這個互相攻訐的辯論，一分鐘一分鐘地，變得越發精細，越發深奧，個別的字，甚至於字的每一個字母，取得一種神祕的、莫明其妙的意義，同時我被那不知名的、不自然的力量之令人厭惡的恐怖所襲擊，這力量從我的腦筋中搜索出一個跟着一個的、古怪的詭辯，不允許我中止這個在我久已厭惡的辯駁……

這樣一陣奔騰的旋風，捲起人和動物的身形、風景、有着奇形異色的東西，還有那些可以作種種解釋的字句……但是奇怪的是，我老是看見那蓋罩着燒焦的綠燈罩的燈反映在天花板上的、一個明亮的、規則的圓圈。不知怎地，我知道在那靜靜的圓圈的模糊不清的輪廓裏面，潛藏着一個沉默的、單調的、神祕的、恐怖的生命，比我的瘋狂混亂的夢更可怕而且折磨人。

以後我醒來了，或者，更確實地說，沒有醒來，而且突然強迫我自己坐起來。我這纔明白，我是躺在床上，我在害病，我方才是在昏迷中，但是天花板上那明亮的圓圈仍然以它的潛伏的、兇兆的威脅令我恐怖，用衰弱的手，我慢慢摸到錶，看着它，帶着憂

鬱的迷惑看見，我這接連不斷的噩夢爲時也不過兩三分鐘。「我的天，黎明會不會到來呀？」我絕望地想，我的頭在熱枕上翻來翻去，感覺我的短促的、吃力的呼吸燒着我的嘴唇……但是是一個輕微的昏睡佔有了我，我的腦筋又變成混雜的惡夢的遊戲場，兩分鐘之後我又醒來，被劇烈的痛苦磨折着。

六天以後，我的強勁的健康，藉了奎寧和注射鼠李的幫助，征服了我的疾病。我全然困頓地從床上起來，用我的雙腿困難地立直了，但是我很快地就痊愈起來。我的頭腦給這六天裏發熱的昏迷弄疲乏了，我現在感到一種無思無慮的安閒和愉快，我的食慾以加倍的力量回復了，每一點鐘我的身體聚集了力量，時時刻刻吸收着健康以及生命的歡快的分子。伴着這個，一種新的、更爲強烈的、到森林和那孤獨、頹壞的茅屋去的熱望抓住了我。但是我的神經還沒有恢復，每一次我在記憶中喚起奧列霞的聲音笑貌的時候，我就想哭。

十

僅僅過了五天，我就大大恢復了健康，因而我徒步到達那雞腿樣的茅屋，絲毫也不疲倦。當我走上門口的時候，我的心帶着屏息的恐怖跳動着。我差不多有兩個星期不曾看見奧列霞，我現在纔感覺她於我是多麼親暱密切。抓住門門，我就擱了幾秒鐘，困難地呼吸着。在我的猶疑不決中，我甚至在推開門之前把眼睛閉了一會兒……

要分析像我進門後那時的印象，是永遠不可能的……人能夠記得母子之間，夫妻之間，或者情人之間，在相會的最初一剎那間，所講的話嗎？頂簡單的、頂平凡的、甚至於頂可笑的話講出來了，如果把它們精確地記錄在紙上的話。但是每一個字是恰到好處的，無親愛的，因為它是出自全世界上頂、親愛的人的口。

我只記得——我記得很清楚——一件事：奧列霞的美麗的、蒼白的臉急速轉過來

向着我，在那美麗的、於我是那麼新鮮的臉上，一秒鐘之間，反映着迷惑，恐懼，焦急，一個溫柔的、燦爛的、愛情的微笑，這些表情連續地轉變着……那老太婆喘喘着甚麼，在我身旁喋喋着，但是我沒有聽見她的問候。奧列霞的聲音像甜美的音樂那樣到達我的耳邊：

「你這些日子怎麼樣？你病了嗎？呀，你多消瘦啊，我的可憐的愛！」

許久許久，我不能夠回答，我們面對面，沉默地站着，握着手，快樂地直視着彼此眼睛的深處。這沉默的幾秒鐘，我永遠認爲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這以前或以後，我永遠，永遠，沒有嘗到過這麼純潔的、完全的、吸引了一切的狂喜。在奧列霞的大而黑的眼睛裏，我讀到多少話啊！——相會的激動，對於我的長久不來的實情，驚喜的、愛情的宣佈。在那注視裏面，我感覺到奧列霞歡欣地把她的全身交與我，這保留地交付給我了。

她首先打破這沉默，以她的睫毛的一個緩慢的動作指示我……

奧列霞開始焦灼地問我的疾病的詳情，我詳細地說明，她……

「他從那小城來看我兩次；她一次又一次地叫我講述那醫生，我看得見她的嘴唇上有一個一瞬即逝的、譏諷的微笑。」

「唉，我爲甚麼不早些知道你生病呀！」她帶着不耐煩的遺憾說。「我只要一天就可以使你完全復原……既然他們甚麼也不懂，一點也不懂，那怎麼能信任他們呢？你爲甚麼不叫人來找我去？」

我茫然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你要知道，奧列霞……這發生得那麼突然……況且，我怕會麻煩你。你到後來對我生疏了，好像你氣惱我，或者厭倦……奧列霞。」我補充道，低抑了我的語聲，「我們有那麼多的話語需要彼此訴說啊，有那麼多……光是我們兩個人……你懂嗎？」

她安靜地垂下她的眼睛，作爲同意的表示，然後迅速地低語着，怯生生地瞥着她的
祖奶奶：

「是的……我要、也……過一會兒……等着——」

太陽開始沉落的時候，奧列霞催促我回家去。

「趕快，快一些，準備走吧，」她說，拉着我的放在凳子上的手。「如果現在濕氣捉住你，你那熱病馬上又要發作的。」

「你到哪裏去，奧列霞？」瑪奴利哈突然問道，看見她的孫女匆忙地把一塊灰色的大披巾披在頭上。

「我送他走一程，」奧列霞回答。

她淡淡地說着這句話，不望着她的祖母，却望着窗子；但是在她的語聲裏，我能夠偵察到一種差不多不能感覺的、激怒的調子。

「你真的去嗎？」老太婆威脅地再問道。

奧列霞的眼睛炯炯放光，她一動不動地凝望着瑪奴利哈的臉。

「是的，我要去，」她驕傲地說。「我們計久以前就已經講了又講……這是我自己的事情，而且是我自己的責任。」

「啊，你——」老太婆責備地，煩擾地叫道。她原要補充一些話，但是只揮搖她的手，拖着她哪顫抖的腿到牆角落，忙着弄一隻籃子，一邊呻吟着。

我明白，我眼見到的這段短短的、不愉快的談話是一長串互相爭吵發怒的繼續。當我同奧列霞走到樹林裏的時候，我問她：

「祖奶奶不准你出來同我散步，對不對……」

奧列霞厭煩地聳聳肩。

「請你不要理會這個……是的，她不喜歡這樣……我還是可以自由地做我喜歡做的事情啊！」

突然，我懷着一種不可抗拒的慾望，要責備奧列霞的原先的嚴峻。

「但是你應當在我生病之前就照這樣做才對啊……然而那時候你不肯跟我單獨在一塊兒……我想着，每天晚晌我想着，說不定你會又跟我一塊兒散步吧。可是你常常不理會；你是那麼麻木，那麼乖張……你折磨得我好苦啊，奧列霞！……」

「不要這樣，親愛的……忘記它吧，……」奧列霞懇求道，她的語聲裏帶一種溫柔的抱歉。

「不，我說這話不是爲的見怪你。這些話不過是脫口而出的。現在，我明瞭原因在

什麼地方了。可是以前——現在講起來甚至仍然是滑稽的——我以為你生氣是因了那個巡官的緣故。這思想使我很傷心。我忍不住想，你把我看得對你是那麼遠，那麼見外，使你覺得難接受我的一個單純的和善行爲……這對我很苦……我連想也沒有想到祖母是這一切的原因，奧列霞。」

奧列霞的臉突然燒得緋紅。

「但是這原因全不是祖奶奶……那是我。我自己不肯，」她帶着誠懇的挑畔叫道。

「但是你爲甚麼不肯？奧列霞，爲甚麼？」我問。我的聲音因激動而嘶啞了，我捉着她的手，使她止了步。我們恰恰在一條長長的、狹窄的小徑當中，這小徑像一根箭那樣筆直地穿過森林。在路的兩邊包圍着高高的、細長的松樹，它們形成一個巨大的走廊，這走廊退進迢迢的遠處，以芳香的、交織的樹枝作了拱頂。赤裸的，脫了皮的樹幹染着黃昏天空的火紅的紫霞。

「告訴我爲甚麼，奧列霞，爲甚麼？」我又低語道，更緊更緊地握着她的手。

「我不能……我怕，」奧列霞說得那麼低，使我聽不清楚。「我想，逃避人的命運是可能的……但是，現在……現在。」

她的喘息使她講不出話來，好像沒有空氣了似的；突然她的手迅速猛烈地纏住我的頭頸，我的嘴唇被奧列霞的迅速的、顫抖的悄語甜蜜地燃燒着：

「但是，現在，仍然完全一樣……完全一樣……因為我愛你，我親愛的，我的歡喜，我的愛！」

她更近更近地擠着我，我能夠感到，她那強壯的、朝氣的、燒熱的身體在我的手底下怎樣搏動着，她那貼在我的胸上的心多麼快地跳動着。她的熱烈的吻像醉人的酒那樣注入我的仍然因了病而衰弱的頭，我開始站不穩了。

「奧列霞，爲了上帝的緣故，不要……放開我！」我說，試着解開她的手。「現在我怕……我怕我自己……放了我也，奧列霞。」

她抬起頭來。她的臉全部放光，帶着一個遲鈍的、嬌弱的微笑。

「不要怕，我的愛，」她說，現出一種形容不出的溫柔的激情和動人的勇敢。「我

永不責備你，永不妒忌任何人……告訴我一件事情，你愛我嗎？」

「我愛你，奧列霞。我早就愛你，我真誠地愛你。但是……不要再吻我……我現在很衰弱，我的頭發昏，我支持不住了。」

她的嘴唇又在一種長久的，痛苦的甜蜜當中壓在我的嘴唇上。我沒有聽見她的話，毋寧是揣度着她的話。

「那麼不要怕，不要想到其他的事情……今天我們的；沒有人能夠從我們這裏奪去它。」

整個的夜晚消溶成爲一個魔術的神話。月亮升起來，它的光輝以神祕的五顏六色奇幻地傾注在樹林上面。它以淡藍的顏色射進盤根錯節的樹幹合圍的黑暗中，射在樹枝上面，射在苔蘚的地氈上面。高高的樺樹幹顯示了清潔和雪白，似乎是，一層透明的、銀白的輕紗罩在薄薄的樹葉上。有些地方，這光亮無論如何穿不透松枝的、茂密的華蓋。那裏有着完全的、不可穿透的黑暗，只有在樹枝中央，不知從甚麼地方漏進來一條光。

突然明亮地照耀在一長排樹木上，投了一條筆直的、狹窄的小徑在大地上，那麼明亮，齊整、美麗，如同一條仙人造的、爲了歐勃倫（一）和泰坦（二）的凱旋隊而設的小徑一樣。我們走着，挽着臂，通過這生動的、微笑的神話，在我們的幸福和夜晚的可怖的寂靜之重壓下，說不出一句話來。

「愛，我全然忘記你必須趕回家了，」奧列霞突然記起來。「我是一個多麼壞的女孩子啊！你剛剛病好，我就讓你在樹林裏耽擱這麼久。」

我吻她，將她的頭中從她那濃密的黑髮上摺到背後去，伏在她耳邊用最柔和的耳語問她：「你不後悔嗎，奧列霞？你不懊悔嗎？」

她慢慢搖她的頭。

「不，不……：無論會來甚麼樣的事情，我不後悔……：我是這麼快樂！」

「那麼，一定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嗎？」

在她的眼睛裏出現了一種我早已認得的、神祕的恐怖的閃光。

(1) (二) Oberon, Titania. 希臘神話中精靈普戰的神。

「是的，那是一定的。你記得，我告訴過你那『梅花的皇后』。那『梅花的皇后』就是我，我自己；那紙牌所說的災禍將來會應在我身上的……：你知道，我曾經想着請求你不要再來看我們。但是那時你病了，差不多半個月我一直沒有看見你……：我爲你那麼焦急，那麼悲痛，我覺得我寧可放棄全世界，也要同你在一塊兒，哪怕一分鐘也好。然後我想我決不放棄我的幸福，不管這會引起怎樣的結果……：」

「這是真的，奧列霞。我也正是這樣，」我說，用我的嘴唇觸她的前額。「一直到我離別你爲止，我一直不知道我愛你。似乎是，人說的話是對的，他們說，分離對於愛情正如風對於火：風吹出小火來，而自使大火旺盛。」

「你說甚麼？再說一回，再說，再說，請，」奧列霞感到興趣。

我又把那句話說了一遍。我不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奧列霞沉思着它們，我藉她嘴唇的動作看得出來，她在對她自己暗誦這句話。

我接近地望着她那向後仰的、蒼白的臉，她那大而黑的眼睛，瞳孔中因了明月而閃着亮光；帶着一個突如其來的冷戰，災禍臨頭的，模糊的預兆爬進了我的靈魂。

十一

我們的樸實而迷人的戀愛故事爲時差不多有一個月。奧矚霞的美麗的臉，那些燦爛的黃昏，那些有露水的、放着百合花和蜂蜜的香氣的、充滿朝氣的新鮮以及烏雀清脆的開聲的早晨，那些炎熱的、疲軟的、懶散的六月天，一直到現在，仍然帶着毫未減退的威力生活在我的靈魂中。在那時期，不論厭倦，疲乏，或者我那渴望流浪生活的永久的激情永沒有接觸我的靈魂。我是一個異教的神，或者一個強壯年青的動物，在生命的光熱、意識的欣喜中，以及在平靜的、純粹的、敏感的愛情中盡情歡樂。

在我復原以後，老瑪奴利哈變得那麼苛刻，以那麼不掩飾的惡意迎接我，而且當我坐在茅屋裏的時候，她帶着那麼吵鬧的憤怒移動火爐上的鍋，以致射到我和我情願每天傍晚在樹林裏會面……松林的莊嚴的、鮮綠的美麗是裝飾我們的安靜的愛情的、珍

實的背景。

每天，帶着越來越深的驚奇，我發現奧列霞，這甚至於認不得字的山林之子，在生活的許多事情上顯示了一種精緻的敏感和一種特殊的、自然的優美。在直接的、較為粗糙的意義上說，愛情永遠有着可怕的一面，這對於神經質的、藝術家的情性是，一種痛苦和羞恥。但是奧列霞能夠以那麼純潔的嫺雅避免它，因而我們的愛情沒有一次被一個醜惡的思想或者虛矯的一刹那所破壞。

同時，我的離去的時候近了。說老實話，我在佩萊勃羅德的所有的公事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我故意延遲我回城復命的行期。關於這，我還沒有向奧列霞透露一個字，因為我甚至害怕去想像她會怎樣接受這我必須離開的消息。習慣已經在我內心生了太深的根。每天會見奧列霞，聽見她的親愛的語聲和音樂的笑聲，感覺她的擁抱的溫柔的美麗，這在我已經成爲不祇是必需的了。在稀有的日子，當天氣的險惡阻止我們會面的時候，我感覺確實好像失迷了路途，被剝奪了我生活中主要的、頂重要的東西似的。一切事情

在我都是憔悴的、無效的，我的整個身心渴望着那森林，那熱，那光，那奧列霞的親

愛的，熟習的臉。

同奧列霞結婚的念頭越來越堅持地進入我的頭腦。起初，這念頭僅僅在我的心裏萌生而已，却難以成爲一種可能的、而且窮究起來也難以成爲一種誠實的、解決我們的關係的方法。只有一件事情使我驚恐，而且阻止我。我甚至於不敢想像，假使奧列霞從那充滿傳奇和神祕力量的、古老森林之迷人的背景上移開，時髦地打扮起來，跟我的同事的太太們在客廳裏閒談，她會成爲甚麼樣子。

但是分離的時間對於我越來得近，那抓住我的孤獨的痛苦和恐怖就越大。我的結婚的決心在我的靈魂中一天天強烈起來，最後我不再能把這個看做向着社會的、大胆的挑戰。「優雅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未嘗不同女裁縫和婢女結婚，」我安慰我自己，「他們幸福地共同生活着，直到他們死亡的那一天，他們感謝那促使他們下了這決心的命運，難道我會比別人不幸福嗎？」

有一次在六月中，臨近傍晚，我按照我的習慣在一條狹窄的、夾道有着繁盛的山楂花叢的山林幽徑的拐角等待着奧列霞。她從遠遠的地方來了的時候，我認出來她的脚步

的、安閒的、敏捷的聲音。

「你好嗎，我的愛？」奧列霞說，擁抱我，沈重的呼吸着。「我使得你等候了太久嗎？……想要脫身是那麼困難……跟祖奶奶爭鬥了半天。」

「她還沒有和解嗎？」

「沒有！她對我說：『他會毀了你……他會在高興的時候玩弄你，然後丟開你的……他完全不愛你。』」

「這真是她批評我的話嗎？」

「是的，愛，講到你的……但是我仍然一個字也不相信……」

「她知道一切了嗎？」

「我不能夠確定地說……但是我相信她知道……我從來不曾向她說起過——她猜到的。但是，想這些事情有怎麼好處呢？……走吧。」

她折下一個有着美艷的山楂花的小枝，插在她的頭髮裏。我們沿着幽徑慢慢地走着，這幽徑在夕陽下顯出淡淡的玫瑰色。

昨天夜裏，我已經決定今天傍晚不管怎樣要講出來。但是一種奇異的膽怯如同一個重負那樣壓在我的舌頭上。「如果我告訴奧列霞，說我要走了，而且要娶她，『我想，』她不會想，我的求婚僅僅是做出來安慰那最初的創傷的痛苦嗎？……但是我要在達到那棵樹幹脫了皮的楓樹的一剎那開始說出來，』我心中決定着。我們已離開那棵樹並在一排了。我因激動而慘白，開始深深呼吸一下，準備開口講話，而我的勇氣突然消退了，結果成爲我的心的、神經質的、痛苦的跳動以及我的嘴唇的冷戰。『二十七是我的年齡，』我過了一會兒想。「我要數到二十七，然後！……」我開始暗自計數着，但是當我到達二十七的時候，我覺得那決心還沒有在我內部成熟。「不，』我對自己說，『我頂好繼續數到六十……那剛好造成一分鐘，然後不顧一切，不顧一切——』

「今天你是怎麼啦？」奧列霞突然問道。「你在想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有了甚麼事情？」

於是我開始講說，但是用一種連我自己也嫌厭的聲調，帶一種假裝的、不自然的淡，好像那是一件不足爲的事情似的。

「是的，它確實是不大愉快的……你猜到了，奧列霞……你看，我在此地的服務已經完畢，長官召我回城裏去。」

我迅速地側目瞥了奧列霞一眼。顏色從她臉上消失了，她的嘴唇顫抖着。她一句話也不回答。我在她身旁沉默地走了幾分鐘。蟋蟀在草裏噪鳴着，一隻秧雞的緊張的、單調的聲音遠遠地在甚麼地方響着。

「當然你，你自己，明瞭的，奧列霞，」我又開始道，「我留在這裏是無益的，況且沒有地方可住……而且我不能夠忽視我的責任——」

「不……爲甚麼……講出來有甚麼好處呢？」奧列霞說，那聲調表面上平靜，却那麼深沉，無生氣，以致恐怖襲擊了我。「如果那是你的責任，當然……你必須走——」

她停在樹旁邊，倚着樹幹，她的臉全然慘白，她的手軟弱地垂在她身體旁邊，一個悲傷的、可憫的微笑現在她的唇上。她的慘白驚嚇了我。我衝到她面前，猛烈地握緊她的手。

「甚麼事情，奧列霞……親愛的！」

「沒有甚麼……原諒我……就會過去的——現在……我的頭發昏，」她努力控制她自己，繼續走動着，讓她的手留在我的手裏。

「你把我想得壞了，奧列霞，」我責備地說。「你應當害羞，你也以為，我能夠撇下你，離開你嗎？不，我的愛。這就是爲甚麼我開始這談話——爲的是要你今天就去到你祖母那裏，告訴她，說你要做我的妻子。」

與我的預料全然相反，奧列霞對我的話沒有顯示絲毫驚訝。

「你的妻子？」她慢慢搖着她的頭，悲哀地。「不，這是不可能的，親愛的萬尼加。」

「爲甚麼，奧列霞？爲甚麼？」

「不，不……你自己看得出來，想到這個甚至於都是滑稽的。對於你，我能夠成爲甚麼樣的妻子呢？你是一位紳士，聰明，受過教育——而我呢？我甚至於認不得字。

我不知道怎麼待人接物，你會羞於做我的丈夫……」

「甚麼樣的胡說啊，奧列霞，」我熱烈地回答。「六個月以後，你不會認得你自己的。你甚至於不會懷疑你本身所有的天賦的機智，和觀察的天才。我們將來在一起讀各式各樣的好書；我們要同文雅的、聰明的人交朋友，奧列霞。我們要挽着膀子在一塊兒走路，就像我們現在一樣，一直到老年，到墳墓裏為止；我不會爲你害羞，却會驕傲而且感激……」

奧列霞用她的手的感激的緊握回答我的熱誠的話語，但是她堅持着：

「這不能包括一切……也許你還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我沒有父親……我是私生的……」

「不，奧列霞……這是最後一件我担心的事情吧。但是我同你的家庭有甚麼關係呢，何況你本身，在我，比我的父親和母親，甚至於比全世界，珍貴得多呢？不，這完全不是不足道的——不過是個藉口罷了！……」

奧列霞以一種溫和順從的撫愛將她的肩頭靠着我的肩頭。

「愛！……你頂好乾脆不再說了吧……你是年青的，自由的……難道我敢束

縛你的手脚，縛上一輩子嗎？……要是以後你愛上另一個女人，那怎麼辦？那時你會輕視我，詛咒我答應同你結婚的那個時候。不要生氣，愛！」她懇求地喊道，從我的臉容看出來那些話觸惱了我。「我並不要傷你的心……我不過在顧念你的幸福。而且你忘記了祖奶奶。那麼，問問你自己，我能夠撇下她單獨一個人嗎？」

「怎麼……她也要同我們一路走，」（我承認，一想到祖奶奶就使我不痛快。）
「即使她不肯跟我們一塊兒生活……每個城裏都有房子……叫做養老院，在那裏，像這樣的老太婆可以得到休息，而且得到小心的照料。」

「不，你講的甚麼話呀？她永遠不肯從森林走開的。她害怕人們。」

「那麼，你自己考慮一下吧，奧列霞。你必須在我和祖奶奶之間選擇一個。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情——要是你不在，生活對我會變得很是可怕的。」

「你，愛爾！——奧列霞以深的溫柔說。「光是對於這些話，我就感激……你溫暖了我的心。……但是我仍然不會跟你結婚……我寧願不結婚而同你走，如果你不驅逐我的話……但是不要匆忙，請不要催促我。給我一兩天。我要好好想一想……」

此外，我必須對祖奶奶講一講。」

「告訴我，奧列霞，」我問，因為一個新的思想的影子來在我的心中。「或許你仍然……害怕教堂吧？」

或許，我早就應該講這個問題。差不多每一天，我總同奧列霞爭論這個，試着動搖她的確信，她想像她的家庭因了具有魔法的威力之故而招來了詛咒。每一個俄國知識份子都有着說教者的本質。它在我們的血液裏面，它被過去好幾世紀的整個俄國文學注輸給我們。如果奧列霞有一種深的信仰，嚴格地遵守持齋，永不錯過一次禮拜式，那麼，十分可能，我會開始諷刺地講到她的虔誠（但是僅僅稍為諷刺一下，因為我自身永遠是一個信教徒），而且對於她發展一種批評的好奇心。這樣的情形，誰能夠說一定不會呢。但是帶着堅定純潔的信念，她公開承認她與那黑暗的威力相通，她與上帝疏遠，關於上帝，她是害怕談起的。

徒勞無功地，我試着動搖奧列霞的迷信。我的一切論理的爭辯，我的一切嘲弄，往往粗魯而且惡毒，却被她對她那神祕的、定命的天職之屈服的信念打破了。

「你害怕教堂嗎，奧列霞？」我重複道。

她沉默地垂下頭。

「你認爲上帝不會接受你嗎？」我帶着逐漸增長的熱情繼續說。「你認爲他不會憐憫你嗎？他，雖然統率着百萬天神却下凡來爲了拯救人類而忍受可怖的不名譽的死亡的基督，會不接受你嗎！他，不憎厭那最惡劣的女人的報復而且允許一個攔路搶劫的殺人犯當天跟他同坐在天堂裏的基督，會不接受你嗎？」

我的這種解釋在奧列霞已經熟習了；但是這一次她甚至於不聽我的話。用一個迅速的動作，她脫下她的頭巾，捲起它來，拋在我的臉上。一場爭鬥開始了。我試着摘掉她那山楂花的花枝。她抵抗，跌在地上，拉着我同她一起倒下去。歡笑着，送上來她那親愛的嘴唇，那嘴唇是濕潤的，而且因了急促的呼吸張開着……

夜深，我們告了別，而且彼此已經相隔很遠的距離，我突然聽到我的身後來了奧列霞的語聲：「萬尼加！一等……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轉回身走上前去迎她。奧列霞迅速地跑到我跟前。新月的細細的、彎彎的銀鐮刀

已經掛在天空，藉着它的光，我看見奧列霞的眼睛充滿大顆的、盈眶的淚珠。

「怎麼啦，奧列霞？」我焦急地問。

她抓住我的手，開始輪流吻着它們。

「愛！……你是多麼甜蜜啊！你是多麼善良啊！」她帶着顫抖的聲音說。「我一路走着，想着你多麼愛我啊……你看，我非常需要做一件你極，極喜歡的事情。」

「奧列霞……我的珍貴的女孩子，安靜一些——」

「告訴我，」她繼續說，「如果我將來到教堂去，你會很高興嗎？告訴我老實話，真正的老實話。」

我思索着。一個迷信的思想突然通過我的心：某種災禍會因此發生的。

「你爲甚麼不回答？快些告訴我，你會高興呢，還是你不在乎？」

「我怎麼能夠說得清，奧列霞？」我開始猶疑地說。「哦，是的……我會高興的。我已經說過許多次，男子可以不信教，懷疑，甚至、最後、嘲笑。但是女人……女人必須毫無欺僞地信教。在女人委身於上帝的保護這種單純溫柔的信仰，我永遠感覺有

着動人的、女性的、美麗的地方。」

我沉默；奧列霞也不作答，把她的頭偎在我的胸前。

「你爲甚麼問我這個？」我好奇地問。

她突然走了。

「沒有甚麼……我光是問一問……不要多心。現在，再會，愛。明天來。」

她不見了。我佇立了好半天，注視着黑暗，熱烈地傾聽越走越遠的，敏捷的腳步，一個突如其來的，可怕的預兆襲了我。我有着不可抗的慾望，要去追着她，抱着她，要求，懇請，如果必須，就勒逼着，不准她到教堂去。但是我遏止了這突然的衝動，我記得，我一路走回去的時候，甚至於高聲說。

「我覺得，我親愛的萬尼加，那迷信也照樣迷上你了。」

我的天，那時候我爲甚麼不聽從我的心的模糊的聲音？這聲音——我現在盲目地相信它了——在它的頃刻的、神祕的預兆方面，是永遠不錯誤的。

十二

這次會晤的第二天是「降靈節」，今年恰好與大殉教徒梯莫塞（Timofey）的紀念日同一天，這時，按照民間的傳說，惡劣的收穫的徵兆降臨了。就教會的組織而論，佩萊勃羅德村被認為輔助的；那就是說，此地雖則有一個教堂，却沒有主持這教堂的牧師。偶爾，在齋期，在大的節日，就由渥爾奇伊村（Volchye）的牧師來主持禮拜式。

這天，我因公到鄰近的鎮上去了。我在清晨的寒冷中，在八點鐘，從這裏騎着馬動身。費了許久時間我才買到一匹出巡用的小馬，一頭六七歲的動物，這馬是來自本地的粗劣的血統，但是曾經被小心地飼養着，成爲了牠舊主人，本地的測量師的愛馬。這馬的名字是達蘭契克。我極鍾愛這親愛的動物，它有着堅強的、細瘦的、形如堅刃的腿，

蓬鬆的鬃毛，從鬃毛下面窺探着銳利的眼睛，還有着堅定的、緊閉的嘴唇。它的顏色是稀有的、奇異的，全身是一種灰藍色，只有臀部是雜色的毛。

我必須對直穿過這村子。從教堂一直到酒店的那一大片嫩綠完全被長列的車子遮沒了，對近村莊——羅洛加，羅爾雅，貝加洛夫卡——的農民同着他們的妻子兒女坐車來過節。人們在車輛的中間漫步着。雖然時候還早，法規也嚴，人已經可以看見他們裏面有了喝醉的人。（在節日以及夜間，先前的酒店主人希繞爾在僻靜地方出售「伏特卡」。）這個早晨沒有風，是鬱悶的。空氣暑熱。這一天，顯得會受不了地炎熱。在灼紅的天空看不見一片雲，那天空中看起來，就像遮了一層銀灰似的。

我在那小鎮做完我的「糊塗事」以後，匆忙地吃了一餐爽口的、照猶太風味烹燒的梭魚，用一種很低劣的、混濁的啤酒灌了下去，然後動身回家。當我路過打鐵場的時候，我記起來達蘭契克的後蹄鐵已經鬆了許久，我就停下來給它釘好蹄鐵。這又花了我一個半鐘頭，因此我在走近佩萊勃羅德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了。

整個廣場擠滿了喝醉的、吵嚷的人們。酒店的庭院和走廊簡直被顛倒的，推搡的人

們塞滿。佩萊勃羅德的人與外方人混合在一起，坐在草地上，和車子的陰影裏。各處都是仰後的頭和舉起的酒瓶，沒有一個人清醒的；普遍的醉酒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農民開始噪鬧地吹牛皮，誇張他們自己的醉酒，一切動作取得一種軟弱呆笨的放肆，例如，爲了鞠躬說「是」，他俯下體的全身，彎了他的膝頭，突然完全失了平衡，就無力地搖搖幌幌向後退去。在同一個地方，小孩子們鑽在馬腿底下，推擠着，尖叫着，馬無人照管地咀嚼着草。別處，一個幾乎站不穩的女人拖着她那不情願的、酩酊大醉的丈夫的衣袖，拉回家去……在一個籬牆的陰影裏面，大約二十個男女農民緊擠着圍繞着一個豎琴師，他那樂器的單調的、鏗鏘的低音配合着他的顫抖的鼻音的中音，截然高出於人羣的、沉悶的喃喃聲。遠遠地，我聽見那小俄羅斯歌曲的、熟習的字句：

「啊，升起來了。」

那星，傍晚的星，

座落在普加寺的尖頂。

啊，出來了

土耳其的大軍，

好像一片黑雲。」

這歌接下去述說着，土耳其人攻打普加寺失敗之後，如何決定用奸詐來奪取它。因此，他們送一支裝滿火藥的蠟燭給那寺院作為禮物。這蠟燭被十二頭牛拖拉着，歡悅的和尙們熱心地要在聖處女的神像前面燃點它；但是上帝不允許這歹毒的計策成功。

「長老作了一個夢，

夢見不准他拿那蠟燭，

却該把它抬到廣場上，

用一把斧子砍斷它。」

於是和尙們：

「抬着它到空地上，

開始砍伐它。」

啊，於是鎗彈和砲彈。

開始紛紛辭爛。」

0319

似乎是，那不可忍受的熱空氣整塊浸透這可怕的氣味，混合了「伏特卡」酒。木犁
犁羊皮，強烈的塵草，以及醒醒的人身的氣味。當我覓路通過人羣，難以控制那不斷地
搖頭的達蒙契克的時鐘，我不禁注意到無禮的、好奇的、敵意的注視從各方面壓到我的
身上。一個脫帽的人也沒有，這是十分反常的。但是我走近前的時候喧嘩更厲害了。突
然從人羣的中央滾了一個粗魯的拾遺醉的醉漢，這我聽不大清楚；但是回答它的是溫

制的吃笑，一個驚嚇的女臥的聲響開闢斥罵那聲嘆的人。

「噓，你這傻瓜……你對驢甚麼？牠會聽見你的話——」

「他聽見。怕甚麼？那狗擺擺頭蹄蹄道沒牠媽的。他能把我怎麼樣？他是個官嗎？牠不過是跑到森林去聞牠的——」

一個長的、猥褻的、可怕的聲響騰騰發在空，隨着是一陣熱狂的閃笑，我迅速地掉轉馬頭，痙攣地抓住馬鞭，被瘋狂的激情壓倒了，以致甚麼也看不見，甚麼也不想，甚麼也不怕。一剎那間，一個奇特的、不安的、痛苦的思想穿過我的心：「這一切曾經在我的生活中，在許多年前就發生過一次……太陽恰像現在一樣地灼耀……整個的大廣場奔流着喧嘩的、激動的人羣，恰像現在一樣……我氣惱得不得了，也跟現在一樣。但是那是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甚麼時候？」我放下我的鞭子，瘋狂地急馳回家去。亞摩拉悠閒地從廚房出來，當他牽去我的馬的時候，他粗魯地說：「瑪列諾夫田莊的管家坐在你的房間裏。」

我有着這樣的猜想，他要增添一些對我是重要的而且苦痛的話；我甚至於想像，一

種惡意的嘲笑的。他轉頭即逝的。他故意在門口止住腳步，給了亞摩拉一個詭秘的注視，但是——他不看着我，却已經拉着馬韁走開了。馬頭向前伸着，它優雅地走着。

在我的房間裏，我見到鄰近的領地的代理人，尼基達·納撒里奇·米謙珂。他穿一件灰色的、有着藍黃的方格的粗棉布衣，一條瘦細的、棉花的藍褲子，以及一根血紅的領帶。他的頭髮的中央有一條深深的分線，頭髮因了頭油而放光，從他整個的身上冒出來。波斯紫丁香花的香氣，他一看見我，便從椅子上跳起來，開始敬禮，不是鞠躬，而是腰部，不知怎麼斷了似的同時露出嘴巴裏兩排白牙。

「有緣相見，無任歡迎。」尼基達·納撒里奇彬彬有禮地喃喃道。「看見你，確實很高興。自從做完禮拜，我就在樓上專等候你。我這麼長久沒有看見你，所以我覺得很悶，而且極其渴望你。你爲甚麼一面匆匆來看我們？在新羅潘奈的女孩子們如今都在嘲笑你哪。」

突然，他被一個剎時間的同情所襲擊，就爆發了不可抗的、噙噙的笑聲。

「今天那事情多麼好笑啊！」他叫道，窒息着，嘩笑着。「哈哈哈哈哈……我差一點沒有笑斷了腸子。」

「你說甚麼？甚麼好笑？」我問道，我並不想掩飾我的煩擾。

「禮拜做完以後有一場騷鬧，」尼基達·納撒里奇繼續說，以連串的笑聲拼成他的語句。「佩萊勃羅德的女郎們……不，皇天在上，我決不能……佩萊勃羅德的女郎們在市場那裏捉到一個女巫。當然，只有她們的農民的愚昧才會使她們以為她是一個女巫……但是她們給了她一頓好打啊！她們要給她全身塗抹煤黑油，但是不知怎麼一來她逃脫了她們，溜掉了。」

一個可怖的揣度進入我的頭腦。我衝到那管家的面前，在激動中完全忘了自己，猛烈地抓住他的肩頭。

「你說的是甚麼話？」我用憤怒的聲音叫道。「停住你那嗤笑，你這混蛋！你講的這個女巫究竟是誰？」

立刻，他的笑停止了，他用他的圓圓的、驚嚇的眼睛呆望着……

「我……我……的確不知道，」他開始混亂地喃喃道。「我相信那是一個叫做沙穆利哈的人……瑪奴利哈吧，是不是？……是的，正是這個，一個名叫瑪利奴哈的人的女兒……農民們叫嚷着這個，叫嚷着那個，但是實實在在，我記不得叫嚷的是甚麼了。」

我叫他順序地告訴我他所看見的以及聽見的一切。他荒謬地、不連貫地、講着他的故事，前後矛盾，我時時以不耐煩的詢問和叫喊，差不多以辱罵，截斷他的話。我從他的故事只能瞭解很少，一直到兩個月以後，我纔從一個見證人，那天也在場做彌撒的，克朗地帶守林人的妻子的口中，拼湊起來那件災難發生的真正經過情形。

我不會被我的預兆欺騙。奧列霞打破她的恐懼，到教堂去了。雖然她一直到禮拜做完一半才到達教堂，而且停在進口那裏，然而她的進入立刻被教堂裏的每個農民注意到。整個作禮拜的時間，女人們互相耳語着，回過頭來張望。

然而，奧列霞有着足夠的力量支持着彌撒，一直到結束。或許她不瞭解那些敵意的注視的真正意義，或許她出于驕傲而輕視它們。但是她出了教堂以後，還沒有走過教堂的籬牆，就被一羣女人團團圍住，這羣人每一分鐘愈來愈多，愈來愈向奧列霞擠近。起

初她們光是沉默地、無禮地、打量那無助的少女，她則驚嚇地環顧各處。然後來了一陣粗魯的辱罵，難堪的詰語，謾罵等等的暴風雨，隨伴着鬨笑；然後一切個別的話語消失成爲一片女人的、共同的、尖利的呼喊，因而一切都混亂了，激動的人羣的神經變得愈來愈緊張。好幾次，奧列霞企圖通過這可怖的、活動的圈子，但是她又被推回到中央來。突然，從人羣的背後甚麼地方，一個老而醜的婆子的尖聲呼叫着：『給這小妮子塗抹煤黑油——用煤黑油塗這小妮子啊！』（人人知道，在小俄羅斯，即使在少女所住的房屋的門上塗抹煤黑油，也被認爲是一種對於這少女的、最重大的、最不可洗雪的恥辱之記號。）差不多就在同一秒鐘，一桶煤黑油和一把刷子出現在狂怒的人的頭上，從這隻手遞到那隻手。

於是，奧列霞，被猝然發作的憤怒、恐怖、和絕望所襲擊，帶着這麼猛烈的力量衝向最接近她的、折磨她的人們，以致她被攔跌在地上。立刻，戰鬥爆發，數不清的人身混纏在一個共同叫嚷的人羣裏。但是，憑了某種奇蹟，奧列霞居然溜出了這糾纏，逕直沿着大路急跑着，她的頭巾沒有了，她的衣服撕成碎條。通過這些碎條，可以看見她

那赤裸的肉體的許多地方。石塊、惡罵、嘲笑、叫嚷、緊緊追着她。……與列霞跑了五十步的時候，停下來，回轉她那蒼白的、抓傷的、流血的面孔，向着人羣，那麼高聲地講說着，使得全場能夠聽清每一個字：「很好……你們會記起這個的。你們會爲了這個哭得死去活來的，你們全體！」

這件事情的見證人後來告訴我，她說出這恐嚇時，帶着那麼真誠的憎恨，帶着那麼決絕的預言的聲調，以致整個人羣暗啞了一會兒；但是僅僅一會兒而已。因爲馬上就聽見了一陣詛咒的、新鮮的爆炸。

我再說一句，這是一直到了很久之後，我才知道了這故事的許多細節。當時，我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忍耐，把這故事聽到完結。我突然記起來，亞摩拉說不定還沒有來得及把我的馬卸下馬具，一句話也不向那受驚的管家說明，我衝出去到了院子裏面。亞摩拉仍然在拉着馬靠了籬牆走。我迅速地跳上馬鞍，勒緊馬的肚帶，急馳而去，沿了迂迴的小徑進入森林，爲的避免必須再通過喝醉了的人羣。

十三

我不能够描摹我在狂奔时的心情。有好幾回，我全然忘記我騎着馬到甚麼地方去，爲甚麼去；只保留着一個模糊的意識，一件不可挽救的事情，一件古怪而且恐怖的事情，發生了；這意識如同在昏熱的夢魘中佔有了人的、那種沉重的、無緣無故的焦急一樣。時時刻刻，在我的頭裏，與馬的蹄聲合拍，奇特地響着那豎琴師的鼻音的，破裂的聲音：

「啊，出來了，

土耳其的大軍，

好像一片黑雲。」

當我到達那狹窄的，一直通到瑪奴利哈的茅屋的幽徑時，我跳下達蘭契克，拉着他的韁繩。在鞍褥的邊緣，在凡是肚帶和馬勒觸及的地方，凸起來一塊塊白的、厚的浮泡。因了這天的猛烈的炎熱，以及那奔馳的迅疾，血湧上我的頭，好像被一個巨大的、不停的唧筒硬汲上去的一般。

我把我的馬繫在籬牆上，進了茅屋。起初，我以為奧列霞不在此裏，我的心和嘴唇因恐懼而冰冷；但是一分鐘以後，我看見她躺在床上，面向着牆，她的頭埋藏在枕頭裏。她甚至在開門的鬧聲中也沒有轉過頭來。

瑪奴利哈蹲坐在地板上，在她的旁邊。當她看見我的時候，她費力地站立起來，向我搖着手。

「噓！不許做聲 你這該死的！」她以威嚇的低語說，來到我的近旁。她用她那冷酷的、褪色的眼睛直望着我的眼睛，惡意地悄聲說：「是的！你把這事情弄得多漂亮啊，我的愛！」

「聽我說，祖奶奶！」我嚴肅地回答。「這不是我們算帳同互相謾罵的時候。奧列霞怎麼樣了？」

「噓……噓！奧列霞躺在那裏人事不省；這就是奧列霞的怎麼樣了。如果你不會把你的鼻子伸到與你無關的地方，向這女孩子講了一大堆胡話，那就不會發生甚麼不幸的事情。我却旁觀着，放縱着，我是個盲目的傻瓜……但是我的心嗅到了災禍……從那第一天你，差不多強迫地，闖進我們的房屋起，我的心就嗅到了災禍。你的意思是說，不是你勸誘她從從容容到教堂去的嗎？」突然，老太婆望着我，她的臉因仇恨而扭曲了。「不是你嗎，你這該詛咒的紳士！不要說謊——莫想用狡猾的詭計蒙蔽我，你這無恥的豬狗！你爲了甚麼教唆她到教堂去？」

「我沒有教唆她，祖奶奶……我向你担保。她自己要去的。」

「啊，我的悲苦，我的災禍啊！」瑪奴利哈合掌說道。「她從那裏奔跑回來——面孔簡直不成樣子，裙子完全成了碎布……頭上沒有了頭巾……她告訴我這事情怎麼發生的……然後她笑着，或者哭着……簡直入了魔……她躺在牀上……時時

刻刻哭泣着，然後我看見她昏睡了，我想……我快活得像個傻瓜一樣……「現在，她一睡會睡忘了一切，永久地，」我想。我看見她的手垂下來，我想我最好把它放好，不然它會腫起來的……我撫摸着那可愛的手，它在燃燒，灼熱……這意思是，熱病已經開始……有一個鐘頭之久，她一直不停地講話，又快，又那麼可憐……這一刻她纔剛剛停止，沒多久……你曾經幹了些甚麼？你曾經對她幹了些甚麼？」

突然她那蒼黃的面孔皺成一個古怪的、可憎的、哭泣的醜相。她的嘴唇抿緊了，而且嘴角撇着；她臉上的所有的肌肉繃緊了，顫抖着，她的眼皮抬起來，使她的前額繃成深刻的摺疊，從她的眼睛淌下來迅速的、如雨的、大顆的淚珠，像豌豆那樣大。她用手抱着頭，臂肘撐在桌子上，開始搖擺她那整個的身體，搖過來，搖過去，用抑低的、拖長的聲音哀哭着。

「我，小——女——兒！我的親愛的孫——女——啊！這在我是這麼難堪，這麼悲苦啊！」

「不要哭，你這老傻瓜！」我粗魯地攔截瑪奴利哈道。「你會驚醒她的！」

老太婆沉默了，但是她的臉現出同樣可怕的醜相，她繼續搖來搖去，同時大顆的淚珠濺在桌子上……大約十分鐘照這樣過去了。我坐在瑪奴利哈身旁，焦灼地傾聽着一隻蒼蠅以一種破裂的然而單調的營營聲闖着窗玻璃飛……

「祖奶奶！」突然，一個微弱的，難以聽清的聲音從奧列霞傳來：「祖奶奶，誰在這裏？」

瑪奴利哈急忙跛行到床邊，立刻又開始了哀哭。

「唉，我的孫女，我的寶貝啊！唉，這在我是那麼難過，那麼悲苦啊！」

「啊，住口吧，祖奶奶，住口！」奧列霞說，聲音裏帶着抱怨的懇求和難過。「誰坐在那裏？」

我小心翼翼，踮起脚尖走到床前，帶着自己的強壯健康之古怪的有罪的意識，這在一個人走近病床旁邊時常會感到的。

「是我，奧列霞，」我說，壓低我的聲音。「我方纔騎着馬從村子裏來……整個上午，我在鎮上……你病了嗎，奧列霞？」

她沒有從枕上回過來她的頭，却伸出她那光光的手，好像在空中探摸甚麼似的。我懂得這動作，就拿起她那火熱的手放在我的手裏面。兩塊巨大的、藍色的印痕，一個在手腕上，另一個在臂肘上，明顯地突出在她那細嫩的白皮膚上。

「我的愛，」奧列霞開始緩慢地說，困難地分開一個一個字。「我要……看看你……！可是我不能……她們打傷了我……到處，我的全身……你記得……你那麼喜愛我的臉……你愛它，愛，不是嗎？……這，永遠，使我高興極了……而現在，它會使你討厭……甚至看我也會討厭……這就是爲甚麼……我不靜——」

「寬恕我，奧列霞！」我俯下來在她耳邊低語着。

她那燒熱的手緊緊貼着我的手，而且握了許久。

「可是你在說甚麼呀？我爲甚麼要寬恕你，我的愛？竟然想到這個，你不害羞嗎？這怎麼能夠是你的過錯？這完全是我自己的——愚蠢的我……我爲甚麼去呢？……不，我的珍貴的，不要怪罪你自己……」

「奧列霞，你會允許我……先應允我，你肯——」

「我應允，愛……應允你需要的任何事情——」

「允許我去請一位醫生……我懇求你……哪，你不必做他吩咐你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你高興的話……但是說『好吧』——僅僅看在我的分上，奧列霞。」

「啊……你用一個可怕的圈套捉住我了！不，你最好讓我收回我的諾言。即使我真正害病，要死了——我也不許醫生走近我。而且我現正病了嗎？這僅僅是驚嚇弄成這樣子的。到晚上來的時候，就會好起來的。如果不好，祖奶奶會給我注射紫丁香，或者做覆盆子茶的。醫生有甚麼用處？你——你就是我的最好的醫生。只要你一來——我已經覺得好了一些……啊，祇有一件事情不好，我要看看你，即使用一隻眼睛也好，但是我……」

我輕輕地用力將奧列霞的頭從枕頭上抬起來。她的臉因了發燒的赤紅而灼熱；她那黑眼睛不自然地發亮，她那乾燥的嘴唇卻經實地顫抖。長的，紅的抓傷刻在她的前額，面頰和頸子上，她的額頭和眼睛底下有着黑色的傷印。

「不要看我……我請求你……我現在變醜了，」奧列霞耳語地懇求道，試着用她的手遮蔽我的眼睛。

我的心奔流着憐憫。我把我的嘴唇放在奧列霞的手上，那手一動不動地放在褥子上，我開始用長久的、安靜的吻遮盖它，在從前，我也常吻她的手，但是她永遠在匆忙和羞臊的驚嚇中縮回手去。但是現在她不向我的撫愛反抗，而且她用另一隻手輕輕地撫着我的頭髮。

「你完全知道了嗎？」她耳語地問道。

我沉默地垂下頭。其實，我並沒有從尼基達·納撒里奇的故事瞭解了一切。只是我不需要奧列霞因了不得不回憶今晨的事件而激動。突然間，一種不可鎮壓的憤怒的浪壓倒了我，當我想到她所受的凌辱的時候。

「唉，我爲甚麼沒有在場！」我叫道，直起腰來，握緊了拳頭。「我會……我會

「哦，不要煩惱……不要煩惱……不要生氣，我的愛……」奧列霞溫和地截

斷我道。

我再也不能忍住那窒息了我的喉嚨，燃燒了我的眼睛的眼淚。我把我的臉緊貼着奧列霞的肩頭，我開始悲苦地，無聲地飲泣，全身戰抖着。

「你在哭嗎？你在哭嗎？」她的語聲裏有着驚訝，溫柔，熱情。「我的愛……請不……不要折磨你自己，我的愛……我挨近了你感覺這末幸福……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讓我們不要哭吧。讓我們在最後的幾天快活一些，那末，分別在我們纔不會太難過。」

我驚奇地抬起頭來。一個模糊的預兆開始慢慢地壓在我的心上。

「最後的幾天，奧列霞？你是甚麼意思——最後？我們爲甚麼要分別？」

奧列霞閉上眼，沉默了幾秒鐘。「我們必須分別，萬尼加，」她決斷地說。「等到我稍爲好一點，我們就要離開這裏，祖奶奶和我。我們不應該在這裏多住了。」

「你害怕着甚麼事情嗎？」

「不，我的愛，我甚麼也不怕，如果發生甚麼事情的話。但是我何必引誘人們惡作

劇呢？也許你不知道吧。……在那邊——在佩萊勃羅德……我當時是那麼氣憤，並且害羞，所以我恐嚇他們：那麼現在，如果有甚麼事情發生，他們就會向我們報復。如果牛羊死了，或者一家茅屋失了火——我們就會成爲有罪的人。祖奶奶，」——她轉身向着瑪奴利哈，提高聲音——「我說的話不是實在的嗎？」

「你說甚麼，小孫女？我承認我沒有聽到，」老太婆囁囁道，走近前來，把她的手放在她的耳朵背後。

「我說，現在不論甚麼災難在佩萊勃羅德發生，他們會把一切罪名放在我們身上。

「這是實在的，這是實在的，奧列霞——他們會把一切責任拋在我們身上，我們兩個可憐虫。……我們不配活在這世界上。他們會毀了我們兩個，完全毀了我們，該詛咒的……況且，他們過去怎樣把我們趕出了村子？……爲甚麼？……那情形不是恰好一樣嗎？我恐嚇過他們……恰好也是出于氣憤……一個蠢女人——然而，看哪，她的孩子死了。這全不是我的過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我想也沒有想到；但是他

們仍然幾乎弄死了我，這些魔鬼……他們拿石塊打我……我跑掉了，僅僅是爲了設法保護你——那時你是一個一點點小的小孩子……哪，我想，如果他們打了我還不要緊，但是一個無辜的孩子爲甚麼要受傷害……不，說來說去全是一樣的——他們是野人，一羣混蛋的，該上絞架的人。」

「但是你們到甚麼地方去？你們在任憑甚麼地方也沒有親戚或朋友……最後，你們搬遷到一個新地方去必須先有錢。」

「我們會設法，」奧列霞滿不在乎地說。「錢也有的。祖奶奶已經儲蓄了一些。」

「錢有的！」祖奶奶氣憤地複述道，從床邊走開。「寡婦的一文錢，眼淚裏洗出來的——」

「奧列霞……那我怎麼辦呢？你竟然不肯顧到我！」我叫道，心中感到一種對於奧列霞的、痛心的、病態的、古怪的責備。

她稍稍抬起身子，不管她祖母的在場，好幾次連連吻我的面頰和前額。

「我顧念你比顧念一切都要厲害，我的人呵！只是……你看……住在一處不是

我們的命運……正是這樣……你記得嗎，我為你攤開那副紙牌？一切都照它們所預言地發生了。那意思是，命運不該給我們幸福……如果不是爲了這個，你以爲我會怕別的甚麼東西麼？」

「奧列霞，你又在講述命運了！」我不耐煩地喊道。「我不要相信這個……我永遠不會相信。」

「哦，不，不，不！……不要說這種話。」奧列霞開口道，用一種受驚嚇的耳語。
 「我怕的不是我，是你。不，你頂好不要談這件事。」

我徒然地試着打消奧列霞的成見，我白白爲她描畫着不可破的幸福的、燦爛的圖畫，關於這幸福，不論那奇怪的命運或者歹惡的、壞心的人們都不能夠攪擾的。奧列霞只是吻我的手，而且搖她的頭。

「不……不……我知道。我看見的，」她堅持地複述道。「前面等待我們的，沒有別的，只有煩惱……沒有別的……沒有別的。」

被這迷信的固執所困窘和挫折，我終於問道，「你至少該讓我知道你們哪一天離開

此地吧？」

奧列霞沉思着，突然一個微笑的陰影掠過她的嘴唇。「關於這個，我給你講一個小故事吧。有一次，一隻狼奔跑着，穿過一個森林，這時他看見一隻小野兔，而且向他說：「喂，你這野兔！我要吃掉你！」那野兔開始懇求他：「可憐可憐我。我要生活。我家裏還有小孩子。」狼不同意，因此野兔便說：「好，讓我再在世界上活三天；然後你可以吃掉我，那麼我會覺得死起來安適些。」狼給了他三天的限。他不喫他，但是僅僅對他保持一種監視。一天過去了，然後第二天，終於第三天結束了。「好，現在準備好，」狼說，「我馬上要吃你了。」然後這野兔開始哭泣，淌下悲苦的淚來。「唉，你何必給我那三天，狼？如果你在看見我的那當兒吃掉我，那倒反而好得多。這整整的三天，在我，不是生活，而是磨折。」

「愛，那小野兔講的是實話。你以為怎樣？」

我沉默，因一種焦急的、孤獨的預兆而心慌意亂，這孤獨威嚇着我。奧列霞突然抬起身來，在床上坐好。她的面孔立刻變得嚴肅。「聽着，萬亞……」她緩慢地說。

告訴我，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你快活嗎？你覺得那是好的嗎？」

「奧列霞！你還要問嗎？」

「等一等……你懊悔遇見了我嗎？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你想到過其他的女人嗎？」

「連一秒鐘也沒有！不但我同你在一起的時候，就是我獨身一人的時候，我也永遠沒有想到過別人，只有想到你。」

「你妒忌過我嗎？你氣惱過我嗎？當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你感到過不幸嗎？」

「從來沒有，奧列霞，從來沒有！」

她把她的雙手放在我的肩頭，以不可描摹的愛情直視我的眼睛。

「那麼我告訴你，我的愛，你回憶我的時候，你永不會惡意地、悲哀地想到我，」她說，帶着確信，好像她在我的眼睛之中讀着將來似的。「我們分別之後，你會悲痛，悲痛得厲害。……你要哭泣，你在任何地方找不到一個休息的場所。然後一切會過去的，而且會消失的，你會毫無悲愁地、反而安適幸福地想到我。」

她再讓她的頭仰後，倒在枕頭上，用一種微弱的聲調低語道：

「現在，去罷，我的愛……回家去吧，我的珍貴的……我有一點疲乏了，不……等一等……吻我……不要怕祖奶奶……她不介意的。你不介意吧，是不是，祖奶奶？」

「說再會。分別吧，照你們應該的那樣，」老太太不滿意地喃喃道……「你何必隱瞞我？我已經知道了許久。」

「吻我這裏，這裏……還有這裏，」奧列霞說，用她的手指觸着她的眼睛，面頰，和嘴。

「奧列霞：你向我說着再會，好像我們彼此永不見面了似的！」我恐怖地叫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愛。我甚麼也不知道。現在，去罷，上帝與你同在，不……等着……再等一會兒。……伏下身來向着我。……你知道我後悔的是甚麼嗎？」她開始耳語，用她的嘴唇觸着我的面頰。「我後悔你沒有給我一個孩子……啊，不然我會多麼快樂呀！」

我走到門道，由瑪奴利哈護送着。半個青天被一片有着尖出的彎曲的邊緣的黑雲遮蔽了。但是太陽仍然照耀着，低向東方。在陽光和快到來的黑暗的混合中有着某種兇兆。老太婆仰望着，把她的手當作一把傘遮了她的眼睛，而且意味深長地搖着頭。

「佩萊勃羅德今天會有一場暴風雨，」她確信地說。「說不定還有雨雹。」

十四

我差不多剛剛到達佩萊勃羅德，一場突如其來的旋風升起來了，在路上捲起了灰塵的柱子。最初的、沉重的、零落的雨點開始落下來。

瑪奴利哈沒有錯。那從白晝的不可忍受的炎熱中聚集成功的暴風雨帶着非同尋常的威力在佩萊勃羅德爆發了。閃電幾乎毫無間斷地閃亮，我的房間的窗玻璃因了雷聲滾滾而顛抖着，鳴響着。在黃昏大約八點鐘，暴風雨停息了幾分鐘，但是馬上又以新的憤怒開始了。突然，甚麼東西帶着一種震耳欲聾的響聲落在房頂上，和這所老房子的牆壁上。我衝到窗前。巨大的雹子，像胡桃那樣大，狂怒地落在土地上，又高高地反跳在空中。

●我瞥看那生長在房子四周的桑樹林。它們赤裸裸地站着，每一片樹葉被可怕的雹雨的打擊給打掉了。窗下出現了亞摩拉的身軀，在黑暗中難以看得清楚。他用他的羊皮衣遮

蓋他的頭，跑出廚房，去關閉百葉窗。但是他太遲了。巨大的一塊冰帶着那麼猛的力量敲着一塊玻璃窗，把它打碎，玻璃的鑿鏽作響的碎片散落在房間的地板上。

疲乏抓住了我，我在床上合衣躺下來。我以為這一夜不能睡着，會在強有力的慘痛中輾轉反側一直到早晨。所以我決定頂好丕寬衣解帶，為的等一會我可以在房間裏反覆地走來走去使睡稍稍地疲勞，但是是一件奇特的事情對我發生了。在我，似乎是利僅的閉眼閉了一秒鐘；但是當我睜開眼的時候，是的、明亮的日光已經從百葉窗的隙縫伸進來，無數金色的灰塵的微粒在陽光中轉動着。

亞摩拉站在我的床邊。他的臉上寫着嚴峻的焦急和不耐煩的等待。或許，他等候我醒來已經等了很久。

「老爺，」他說，用一種沉悶的聲調，人可以從這聲調裏辨別他的不安。「你頂好離開這裏，老爺。」

我把腳伸出床外，驚奇地望着亞摩拉。「頂好離開？到甚麼地方去？為甚麼？你瘋了，真是。」

「不，我沒有瘋，」亞摩拉粗聲粗氣地說。「你沒有聽見因了昨天的雹雨發生的事情嗎？這村子的一半莊稼就像給人用腳踐踏了似的——跛子瑪克西穆的莊稼，荷德的，老阿德爾派特的，普洛科朱珂兄弟的，高第·奧列菲爾的……她搗我們的蛋，那鬼女巫……但願她在地獄裏爛掉！」

一剎那間，我記起來昨天發生的事情，奧列霞在教堂旁邊所做的恐嚇，以及她的畏懼。

「現在全村子騷動起來了，」亞摩拉繼續說。「他們一清早就喝醉了，現在他們在打架……他們也講了一些關於你的壞話，老爺……你知道我們的人民是甚麼樣的人嗎？……如果他們對那些女巫有所動作，那倒不要緊，這樣做，他們倒是對的，但是你，老爺——我要說句警告的話，你盡可能地趕快走開這裏。」

因此，奧列霞的恐懼證明是實在的了。我必須立刻讓她知道那威脅着她和瑪奴利哈的危機。我匆忙地起身，腳還沒有站穩就洗了臉。半個鐘頭以後，我騎着馬，加足馬力，到了「魔鬼角」。

我越走近那鷄腿樣的茅屋，我心中那模糊的、憂鬱的不安越強烈地加增了。我向自己說道，過一會兒，一定有一個新的、意外的災禍到我身上來的。

我差不多在那盤旋着上了砂丘的、狹窄的幽徑上奔馳着。茅屋的窗戶開着，門也洩開了。

「我的天，發生了甚麼事情？」我低語着，當我走進門道的時候我的心沉了下去。茅屋是空的。這裏面，統治了一切的是悲哀的、污穢的紊亂，這情形往往保留在匆忙的搬遷之後。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布陳放在地板上，一個床的木架立在牆角。

我的心全然悲痛着，我流着眼淚；我已經要走出這茅屋了，我的眼睛無意中望見一個鮮艷的東西，好像故意地懸掛在窗框的一個角上。那是一串價廉的紅珠子，在坡里謝，他們叫做「珊瑚」——唯一的、遺留給我紀念奧列霞同她那溫柔大度的愛情的東西。

譯後記

亞歷山大·庫普林 (Alexander Kuprin) 生於一八七〇年，據說先祖是韃靼人，他的父親是官吏，在他出生那一年死去，他的母親帶着三個孩子進了寡婦救濟所。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明達達理的、善良慈悲的賢婦，給與庫普林的影響無疑地很深。庫普林先後在陸軍幼年生學校和亞歷山大士官學校讀書，二十歲的時候從學校畢業，在軍隊裏服務七年，升到中尉。退職之後，完全熱中於創作。蘇聯革命之際，起初他衣食不周地困居在彼德堡，後來離開本國，其後一直居住在法國。

庫普林所處的乃是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意氣消沉而且感到生之倦怠的社會已經告了尾聲，個性正在覺醒，對於新生活的火一樣的尋求以及對於舊的黑暗勢力的生氣蓬勃的苦鬥正在開始，在他的作品裏，一方面是對於生命、意志、力量的謳歌以打擊契訶夫的

作品中那些麻木呆鈍，缺乏進取的灰色人物，一方面是無情地揭露、暴露、抨擊舊的社會的膿瘡。因此，翻看他所有的作品，到處瀰漫着對於生的樂天的思想，瀰漫着活潑的、愉快的生氣。即便他在揮着寫實主義的筆刻畫那灰色的、慘痛的現實，仍不能不使人感到作者對於光輝的未來有着甜蜜的豫知。這正是他的有別於契訶夫、梭羅古勃、的地方（雖然他顯然受着他們的影響）。

因而，昇曙夢在他那厚厚的巨著『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裏給康普林加了這麼一個頭銜——生的讚美者。

但是，他之尤其令人歎服的地方恐怕是他那寫實的、清麗的、栩栩如生的風格吧。他的世界可也真大，從大俄小俄的生活，以至猶太人的生活，優伶的生活，工人的生活，以及賣藝者、大學生、鄉下教師、女學生、賣淫婦、無不在他的觀察以及取材的範圍之內。軍人的生活，由於他曾親身經歷，自然更不在話下。他還會乘着飛機登天或者作潛水夫入海，以作實際的觀察。他憑着這麼豐富的經驗，於是用了一支輕描淡寫的鉛筆畫的筆，從容布局，在美麗如畫的背景上襯托出活生生的人物和性格。他的作品通篇沒

有乾燥無味的文字，沒有冗長散漫的弊病。他的文章的清秀和描寫的精巧成爲他的作品惹人注目的特色。

他的代表作有：決鬥、耶瑪、生命的河流、泥沼，等等。決鬥是他的成名作，以軍中生活作背景，乃是個性的覺醒以及人生的宏大美麗的讚美歌。耶瑪活畫出娼妓的悲慘生活以及嫖客的自私虛偽，可以說是寫實的問題小說。生命的河流抨擊在大時代中軟弱無能的青年智識份子，他使那主人公自供了「像我這樣活着是可恥的、苦痛的、不可能的」之後，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女巫」是庫普林的一個中篇，從倫敦 George Allen & Unwin 公司出版的英譯本轉譯過來，英譯者是 S. Koteliansky 和 J.M. Murry。

他對他對大自然的敏銳的美感畫出了動人的春天，森林、山川；然而他並無意用這美來遮蓋當地的農人在奴隸制度下的愚昧和貧苦。這一小小的婦人的戀愛故事就在自然的美麗和人爲的黑暗的背景上展開來。

奧列霞的可愛處不僅在於她純潔，沒有瑪奴利哈的那種貪婪，她堅強，沒有男主人公的那種軟弱，而且也在於她的大度的愛情，愛別人更甚於愛自己的愛情。但是我以為，她那頂頂可愛之處畢竟在於她的叛逆性；她那末相信命運，豫知她的愛情的不幸的後果，却仍然向她一直畏懼的命運挑戰，她愛，熱烈地愛，丟開命運，不顧祖母的命令，走進平日忌惡的教堂，而且在災禍臨頭之後，從容不迫地、毫無悲戚地獨身擔當了那不幸。啊，多麼地崇高！

我在炎熱的夏天，用一個月的公餘時間譯完了它，我愉快地擱下了筆。我的眼前浮動着那勇敢的、烈性的、堅強的少女的身影。似乎，一伸手，我就可以握到她的手。而且，我知道，像這樣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堅定的人、慷慨的人在如今的社會裏到處有着，那人數也許不會多吧，但是他們一樣知命運不會憐惜他們，却堅決地向它挑戰，任憑疾病、迫害、折磨着他們，馱着死亡的影子沒有怨言。我也知道，那生長於山林之中的奧列霞是爲了她自己的幸福而受苦，而他們，則是有着光輝的、完全不是爲了自己的信念。他們爲的是別人的幸福，他們……

。

無私心希望，這一個美麗的小故事能夠給他們帶來一些歡欣，一些安慰，一個微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重慶

